



特別  
16  
2875  
2



門 16  
號 2875  
卷 2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五



齊郡馮琦用韞著

五言排律

雲門遠眺

大閱

送敖嘉猷之岷藩冊封

立秋日同楊公亮飲陸敬承第

公亮阻風天津漫賦寄懷

送楊太宰致政東歸

上海集

卷五

王華

昭和二十八年  
九月二十七日  
購求

送大宗伯于穀山請告東歸  
山莊書懷集事

七言排律

同賈洛濱葛鳳池王泉臯餞別衷原葵之潼關  
兵備

五言絕句

恭陪 聖駕步禱南郊紀盛六首

題張洪陽年伯閒雲館五首

題萬玉山房五首

宮詞五首

哭亡女六首

曹見素崔仲素遊南陽河上紀事八首

弟以鸚鵡朱魚見惠走筆答之三首

七言絕句

送顧實甫年丈還吳五首

大通橋泛舟

馬文莊老師挽歌四首

東郊雨望

贈林叅戎三首

鄭制府招飲虛白室二首

登臺

班婕妤紈扇二首

韓夫人秋葉二首

讀漢史五首

送侯大將軍之留都三首

寒食過公亮

題闕氏畫像四首

爲趙少宰題牡丹圖三首

爲于年伯題五色牡丹圖二首

送魏懋忠三首

送孝與東歸四首

送袁玉磐 冊封楚藩併懷乃弟倩修三首

送全玄洲 冊封趙藩四首

七夕五首

少薇都諫以歸省索詩而余先得請

新春寄懷魏懋忠中丞四首

登岱大霧口號呈于年伯二首

玉符山下別于年伯二首

冶水別孝與

余解部事歸翰林送仲素還海上二首

戲贈仲素二首

病中絕筆

詞

題梅雪雙棲圖二首

代介軒書懷

偕直卿素猷送楊叔向是夜雷雨

送楊叔向寄聲李女培

五言排律

雲門遠眺

設險推天府憑高望雪宮五丁開混沌一氣破鴻濛  
地應虛危起天連泰岱雄摩霄橫作障溱海曲如弓  
洞口明殘雨天池飲斷虹喬雲時變隼怪峽轉龍從  
窈窕神仙窟崢嶸造化工猿啼秋壑靜月落曉巖空  
萬樹圍平楚千峯繞大東鶴聲縹緲外仙樂有無中  
伯業餘形勝衣冠想會同乘時欣在德表海是皇  
風

大閱

海宇同文日 君王講武來五雲迎雉尾 萬乘出

龍媒簇仗青旗繞鳴鸞曉漏催禁庭饒頗牧寇從有  
鄒枚羽動千軍合圖旋八陣開重申司馬法大簡羽  
林材劔轉霜文落弓彎月影迴御營叢虎豹天令迅  
風雷破的多長技揮戈亦壯哉兵車聯漢騎鼓角振  
燕臺指顧清諸夏威靈徧九垓長揚無羽獵細柳淨  
氛埃聞道漁陽塞匈奴氣已摧

送敖嘉猷之岷藩 冊封便道省觀

帝德先敦睦天書出禁垣授圭周太史當壁楚王孫  
五嶺分侯甸三湘控大藩江花邀翰墨春草待輜軒

紫氣輝南極青山指故園遠持龍虎節暫駐鳳凰源  
將父因王事寧親亦 主恩日迎宮錦麗雲逐舞衣  
翻露屑分金掌霞漿泛玉樽子懷良以慰慎莫戀丘  
樊

立秋日同楊公亮飲陸敬承第分韻得風字

星轉招搖柄天回閭闔風九衢炎霧斂雙闕曙烟籠  
雲薄宮城柳寒生露井桐開尊惟陸賈問字有楊雄  
雅量公榮上清狂叔夜同愁應消坐塵興已付詩筒  
世事悲歌裏年華悵望中素交渾易盡薄宦轉難工  
對雨思芳杜因風憶晚菘羈心隨客燕鄉信待歸鴻

逝欲從田父忘機學海翁惟餘兩龍劍耿耿對長虹

公亮阻風天津漫賦寄懷

不謂辭閭闔仍當滯舳艫物情元塞馬行色復天吳  
水滉蛟螭鬪風高雁鶩呼兼天開巨浸盪地鼓洪爐  
刻鷁堪求劍探龍敢問珠中流思縱壑近海想乘桴  
跡已踈鸞掖家猶隔鑑湖飛翻應羨鳥暇豫不如烏  
再別誰明玉羣言竟破胡汝才猶落莫吾道轉睽孤  
每過楊雄宅真悲阮籍途名應愁敗素官豈薄紆朱  
涸轍難濡沫雄心耻泣隅圖南雙翼在九萬藉搏扶  
送楊太宰致政東歸

今代唐虞理誰當翊贊功滿庭皆振鷺羣望屬非熊  
北斗中臺峻文昌八座崇不緣尊國老何以代天工  
雅量涵溟渤孤標倚華嵩陳情違闕下奉詔起隆中  
獨立回元氣終身仗朴忠總師熙 帝載作保乂

王躬晉錫隆三接乾符啟四聰人倫齊郭泰簡要薄  
王戎劍舄登民譽江河正士風有謀皆體國無念不  
和衷報 主兼中外完名得始終九流歸品藻一世  
關鴻濛何事辭端右飄然向大東 勉留三殿切祖  
送百僚空道路稱疏傳安危寄晉公請看今日事真  
與古人同溪水桃源路秋風桂樹叢錦堂邀落日繡

北海集 卷五  
嶺亘長虹五岳風塵隔三山海氣通鳥迎仙馭轉花  
借袞衣紅到里逢春暮憂時祝歲豐野人爭坐席故  
侶問詩筒公輔思楊震神仙訪葛洪北山無怨鶴南  
浦有冥鴻羽翼歸商皓儀容寫漢宮帝方詢黃髮公  
豈忘丹楓白袷山中相朱顏河上翁懸知軒后仗早  
晚下崆峒

送大宗伯于穀山年伯請 告東歸

禮樂師前輩文章仰大巫韋賢宜相漢張翰遽歸吳  
宿昔開東觀聲名起上都襟期常抱玉咳唾亦成珠  
獻納趨黃幄 君王御綠圖每於堯舜側時進禹臯

謨簡自西清署來叅北斗樞五雲聯玉佩片月照冰  
壺夙夜虞三禮乾坤曾一儒星辰瞻赤舄肝膽向青  
蒲調護煩公等頻繁奉 帝俞此時憂社稷詎合乞  
江湖去國才難盡傷時病未蘇股肱多謝免羽翼恐  
睽孤伏聽中朝議將開衆正途 至尊思用楫吾道  
豈乘桴有客同操槩無庸偶濫竽南州徐孺榻北地  
濬冲壚密契忘年外清歡卜夜俱游非關射雉醉或  
藉呼盧宦况秋來薄心知老漸無偶然看驛騎一倍  
憶江鱸鄉路何遼遠離心正鬱紆卽當成契闊且爲  
立須臾雁影時將晚驪歌日欲晡不辭麟在野所冀



鳳將雛魏闕寧忘 主青山不負吾黃公石尚在相  
待穀城隅

山莊書懷集字

一眺荒村闊千峯宿霧迷投竿波渺渺着屐草淒淒  
日落長川淨烟籠遠岫齊青鳧飛小徑白鷺遶平堤  
梅圃懸春月松扉拂澗霓乘高仍倚檻寄興在扶犁  
避地甘華髮看雲望紫泥五窮身易退七發醉能題  
吹笛龍初下橫琴鶴乍低江湖誰得似小艇竹林西

七言排律

同賈洛濱葛鳳池王泉臯餞別原葵裏年丈之

潼關兵備二十二韻

潼關天險接遐荒憲節乘秋下 帝鄉襟帶二陵包  
輦洛股肱三輔控秦涼青牛自識真人氣白簡仍飛  
使者霜夾路豺狼俱屏跡當關虎豹儼成行橐鞬欲  
動風雲色兵甲真銷日月光玉壁一門通箭括雕題  
萬里度艤航拊循畿輔周分陝鎖鑰邊城漢護羌按  
部已清左內史軍麾應款右賢王經行渭北芙蓉苑  
坐嘯終南明月岡憶昔天門同駕馭一時神駿共騰  
驤談兵五鹿標時譽出宰雙鳧覲尚方羨爾新爲柱  
下史諸君並作侍中郎葛洪故自稱仙吏王吉年來

有諫章宣室方聞歸賈誼金門久矣隱馮唐延津雲  
起雙龍合別渚烟深一雁翔人去五原瞻馬首道分  
九折繞羊腸欲因贈策留隨會自是登車憶范滂要  
害有人爲保障承平無地不康莊灞橋易水波瀾闊  
隴阪燕山道路長最苦同袍分手日一天風雨近重  
陽

五言絕句

恭陪 聖駕步禱南郊紀盛六首

便殿傳中旨齋居減 上供漢皇祠太乙原不爲乾  
封

二

萬乘出郊圻 君王御布衣曉雲低不散盡逐六龍  
飛

三

龍武新軍罷勾陳御路開紅塵都不掃留待雨師來  
四

雲接御爐烟天臨玉几前 至尊方罪已莫擬賦甘  
泉

五

萬靈陪 帝御百辟扈天行已勅豐隆下松濤作雨

聲

六

重見桑林禱南郊秩祀回滿身烟霧濕天上從龍來

題張洪陽年伯閒雲館五首

振衣廬山頭卜築章江側中有素心人不愧白雲色

二

季膺歸計早不待秋風至一對雲中君忘却人間事

三

簾捲山當戶林開雲滿身始知衣上色不是洛京塵

四

朝望白雲起暮望白雲歸豫章多少樹不礙白雲飛

五

靄靄時出岫霏霏欲承宇莫是白雲間終當作霖雨

題萬玉山房五首

滿地種琅玕修枝蔭茅屋微風如有會一一鳴寒玉

二

此君有高節亭亭自孤直總多千畝陰不礙青山色

三

本是瀟湘人最愛瀟湘竹何處丘中琴歷歷瀟湘曲

四

空庭復何有白鶴照秋水渺渺望茶烟時出幽篁裏  
五

幽居何爽豈良夜倍清曠月明在疎竹復照寒溪上

宮詞五首

宮扉明曉日對鏡綠雲鬟顏色豈相悞君王或未閒

二

舞袖不厭長點黛爭嫌淺却笑班婕妤容易辭彫輦

三

脉脉欲何道盈盈私自憐倘徼君一顧不必衆稱妍

四

妾有齊紈扇持獻昭陽宮不堪比明月聊以佐薰風

五

不寐長門夜絡緯秋燈下願作紫絲韁爲君御六馬

哭亡女六首

少小生京國行年始十春如何故鄉去未作故鄉人

二

碎玉何其早藏環未可期只愁千里外驟遣老親知

三

故友驚相問浮生黯自疑漸看今日淚不似少年時

四

夢裏如相見人前或錯呼不如梁上燕並坐已將雛

五

兒念母有母母念兒有女強欲寄家書執筆淚如雨

六

女向隴頭臥婦在閨中泣片語暫相勸已自青衫濕

曹見素崔仲素遊南陽河上紀事八首

但得遠城市何須問隱淪試臨清水曲不愧素心人

二

蒼崖環四塞曲徑幽篁裏渺渺疎林烟夕陽人渡水

三

披襟蔭古木移席就清流主客了無言颯颯大風秋

四

仄徑不容足先登復回首隔樹問同遊諸君曾來否

五

岸折水縈迴柴門對水開茅茨閒不掃滿徑松風來

六

扁舟非訪戴醉翁不在酒風物近重陽問有菊花否

七

桔槔有機事抱甕無塵想不如臨河渠坐待春蔬長

八

深林日已夕策馬隨潺湲更疑人境外別有桃花源  
弟以鸚鵡朱魚見惠走筆答之三首

投我以鸚鵡報汝以鵲鴝何當雲霄上同攝鳳凰翎

二

試聽鸚鵡歌願爲鸚鵡誠美服患人指多言恐招敗

三

豈無成龍姿限此一勺水一釣連六鰲願學任公子

七言絕句

送顧實甫年丈還吳五首

灞橋水散九河流風起蘆花兩岸秋同是倦游君已

去夕陽亭上望行舟

二

蟬聲處處和驪歌風度漕河起夕波獨有故人分手  
地蒹葭秋色暮烟多

三

杯酒離亭憶舊遊歸心別恨不堪秋懸知十二天街  
月影落三江伴客舟

四

露下天空大火流河橋水色黯生愁布帆縹緲延陵  
道桂樹千山爲子秋

五

不是鱸魚憶釣磯爲求綵服問初衣莫教霜氣催秋  
暮尚有天涯人未歸

大通橋汎舟

日影遲遲錦纜開檣烏不動燕飛迴碧流遠接長天  
盡一片晴波樹杪來

馬文莊老師挽歌四首

典禮猶聞肅漢官中台星拆朔雲寒素車渺渺秦關  
岳惆悵都人罷市看

二

天臨黃閣絲綸地 帝御平臺召對時見說 至尊  
顏色動嘉謀無復近臣知

三

淚灑都門落照殘秦川一望路漫漫關門散盡真人  
氣萬木蕭森渭水寒

四

誰從麟閣畫風儀想像容輝尚自疑太華迴臨千尺  
上相君端拱立朝時

東郊雨望

遙遙萬樹入雲微漠漠孤禽帶雨飛十二天街塵不

起可知未染芰荷衣

贈林叅戎三首

嶺上高雲結陣圖  
城頭新月挂雕弧  
沙場坐鎮閒無事  
笑倚風烟擊玉壺

二

號令宵嚴靜不譁  
將軍緩帶醉烟霞  
興酣欲拔龍泉起  
萬朵芙蓉落劍花

三

憶昔論交冀北軍  
平原門下客如雲  
十年肝膽知誰在  
今日相逢獨有君

鄭制府招飲虛白室二首

晉公堂上鄴侯書  
香篆微消竹影疎  
今日客來虛白室  
未應人羨草玄居

二

庭花冉冉映麟袍  
玉樹翩翩起鳳毛  
此地自來多雨露  
武皇親爲植緋桃

登臺

臺上孤亭拂霧開  
天中飛蓋接雲回  
陰山只在長城外  
萬點峯霞落酒杯

班婕妤紈扇二首

上海集

卷五

七

上海集

卷五

十四

二百六十一文



露濕空堦宮漏長禁城千樹曉蒼蒼可憐扇影如秋  
月不共揚輝入未央

二

秋草淒淒冷玉除昭陽殘月落牕虛任教中道捐紈  
扇不向君王乞共車

韓夫人秋葉二首

西風瑟瑟水潺潺羞向秋波照玉顏怪道宮愁流不  
盡秋來一葉重如山

二

涼風昨夜上陽偏鏡裏蛾眉轉自憐一葉香隨流水

去秋英落盡又今年

讀漢史五首

君王新駕六龍回粉社雲連帳殿開壯士滿朝零落  
盡蕭蕭沛水大風來

二

雄風莽蕩滿神州氣捲長淮水不流謾道定梁非上  
畧千秋遺恨海春侯

三

六師三駕賀蘭山不道徵輸度漠艱露布傳來天馬  
入中原萬騎老蕭關

四

單于款塞奉春朝  
夾道歡呼擁渭橋  
十二股肱麟閣  
上元功不畫霍嫫姚

五

六官傳遍郅支圖  
絕域勲名知有無  
不見明君新出  
塞胡沙無盡漢雲孤

送侯大將軍之留都三首

雕戈金甲繡螭弧  
詔自天樞賜虎符  
大將詎能忘北  
塞君王原是重南都

二

六代青山擁建牙  
錦袍鱗帶映朝霞  
滿庭片片飛紅  
玉盡是芙蓉劍底花

三

片帆南渡暮雲青  
萬里江天倚翠屏  
應憶去年同醉  
處隔陂烟水傍湖亭

寒食過公亮

不厭頻繁問故人  
爲憐相別倍相親  
生憎南浦橋邊  
色已向長安陌上新

題闕氏畫像四首

貂裘繡帶玉爲姿  
不是明妃出塞時  
聖主恩深荒漠

外不教胡女怨焉支

二

攪榆春暖鎖芙蓉爭羨胡姬拜漢封繞膝錦襪珠勒  
馬當胸寶袜繡盤龍

三

塞北佳人亦自饒白題胡舞爲誰嬌青霜已盡邊城  
草一片梨花冷不銷

四

紅粧一隊山陰下亂點駝酥醉朔野塞外爭傳娘子  
軍邊頭不牧烏孫馬

爲趙少宰題牡丹圖三首

百寶欄杆護曉寒沉香亭畔若爲看春來誰作韶華  
主總領羣芳是牡丹

二

數朶紅雲靜不飛含香含態醉春暉東皇雨露知多  
少昨夜風前已賜緋

三

瑤華脉脉殿春殘姑射仙人畫裏看月下敢矜容似  
玉年來真有臭如蘭

爲于年伯題五色牡丹圖二首

艷蕊連翩映彩霞獨將傾國殿春華  
虛疑五色文通筆散作平章萬樹花

二

非烟非霧倚雕欄珍重天香雨後看  
願以美人錦繡段高張翠幕護春寒

送魏懋忠三首

執手河橋數雁行雁聲歷歷水湯湯  
如何容易辭知己不似慇懃望故鄉

二

幾許春風幾許塵與君同調與君親  
可憐明日長安

道馬首相逢是別人

三

擊筑高歌興未孤暫分離恨作懽娛  
不知後夜相思夢得及今朝醉裏無

送孝與東歸四首

萬里蒼烟海氣通欲從何處望東蒙  
斜風細雨長安道賴得分携是醉中

二

素衣不禁帝京塵出郭看春已暮  
春我自倦遊君未遇楊花如雪送歸人

三  
南浦春波照酒卮  
謾將離恨託前期  
如今命駕能千里  
不爲臨岐住少時

四  
鳥啼春樹和驪歌  
十日平原柰爾何  
相對只嫌幽意淺  
別離轉恨故情多

送袁玉磐 冊封楚藩并懷乃弟儔修三首  
王家臺榭枕重湖  
曲席親觴漢大夫  
君到楚宮逢設醴  
不知曾問穆生無

二  
黃鵠磯頭黃鶴還  
至今踪跡落人間  
舊曾遊處難忘却  
城上樓臺江上山

三  
征帆遙指洞庭波  
惆悵離筵奏楚歌  
歸見惠連爲寄問  
池塘春草近如何

送全玄洲 冊封趙藩四首  
大陸驂驛騎催西  
園夜讌待君開  
節從金虎臺邊去  
人自銅龍署裏來

二  
太行南下水東回  
河岳中分趙邸開  
怪底使星偏入

鄴詞臣原是建安才

三

欲從道路問流離  
風起揚沙五月時  
寄語芙蓉池上  
客何人先賦七哀詩

四

雀臺高出白雲層  
伯業雄圖有廢興  
寂寞山河那可  
問千秋片石是韓陵

七夕五首

銀漢清秋萬里遙  
月開粧鏡挂雲綃  
可憐精衛空填  
海不及天孫鵲駕橋

二

天空露下夜如何  
漫道雙星已渡河  
見說人間方恤  
緯可知天上欲停梭

三

一水盈盈會轉稀  
敢從天漢問支機  
彈冠吾欲趨朝  
省聞道 君王已曝衣

四

七夕千門望女牛  
爭言乞巧獨登樓  
人間機事知多  
少永夜蛛絲總未收

五

月明秋淡曙河微脉脉新愁理舊機爲問七襄何日就西征吾欲賦無衣

少薇都諫以歸省索詩而余先得請

雙親未老 主恩寬千里欣承膝下歡遙想杜門同病客妬人雙騎發長安

新春寄懷懋忠中丞四首

天外風烟接塞垣山中芳草憶王孫可憐夜夜相思夢只在雲門與雁門

二

檠戟高懸虎豹閒中丞坐鎮雁門關書生未就蘭臺

草鈴閣無聲晝自刪

三

北斗初回紫陌春物情偏與歲華新虛勞柳色開青眼只是相逢少故人

四

故人故國俱千里新病新愁又一年何日同開燕市酒與君細話冶湖船

登岱大霧口號呈于年伯

翹首天門翠殼蒙九霄宿霧罨遙空憑君爲破洪濛色坐擁扶桑海日紅

玉符山下别于年伯二首

昨朝振策探金簡今日銜杯對玉符秋色漸深人漸老不堪分手夕陽孤

二

帝師未竟留侯業國士難忘豫讓心君自西歸吾北去不知若个更知音

冶水別孝與

未能留汝復相留冶水何如剡曲舟記取與君分手處水邊修竹雨邊樓

余解部事歸翰林送仲素還海上二首

仙翁欲返滄溟棹學士初歸紫禁班君是少微吾大隱世間何地不青山

二

三山日月尋仙易雙闕雲霄報主難多少長安鳴佩者輸君海上一漁竿

戲贈仲素二首

手把瓊蕭作鳳鳴滿天風露月華明如何王子縵山上却有秦樓弄玉聲

二

黃鶴青鸞事渺茫溫柔卽是白雲鄉餐霞乍可同盧



女流水何妨賺阮郎

病中絕筆

浩渺天風駕海濤三千度索問仙桃翩翩一鶴青冥  
去已隔紅塵萬仞高

詞

題梅雪雙棲圖二首

竹外瑤華千頃更與素梅掩映雙雀啁寒枝蹴落飛  
花無影相並相並明月驚棲不定 階下扶疎玉樹  
雪色粧成太素借汝一枝安直恁相親相附且住且  
住梁上雙棲相妬

右調如夢令

梅共雪歲暮鬪新粧月底素華同弄色風前輕片半  
含香不比柳花狂 雙雀影堪比雪衣娘六出光中  
曾結伴百花頭上解尋芳爭似兩鴛鴦

右調望江南

代介軒書懷

不願爲雲何須似雨但求如雪雨落難收雲濃易散  
惟雪稱竒絕亂點梅稍細勻花瓣玉色都無分別倩  
微風吹入華軒俏把繡幃輕揭 梅解偷香雪如傅  
粉賈女何郎相悅漏泄春光東皇相妬不得常攀折

北海集 卷五 三四 三百〇八  
雪片都消梅香依舊瘦影冷侵孤月問何時重上瑤  
階明歲寒時節

右調永遇樂

偕直卿嘉猷送楊叔向是夜雷雨

舊別何年後會何時今朝又分昔日青衫不堪灑淚  
此時白髮復是離羣汝未彈冠吾非結綬以此憐君  
更媿君極日處斷橋古道衰草斜曛 驪歌欲唱堪  
顰天若爲君亦慘神看壯氣難消震雷交下離情似  
織細雨繽紛遠送孤臣止餘三友珍重尊前是在身  
何必歎試看雙劍定會延津

右調沁園春

送楊叔向寄聲李汝培

君過淮揚寄問李生近安樂耶憶驄馬班中聽殘禁  
漏廬龍塞外久靜胡笳意本豪華地偏佳麗明月高  
樓十萬家相逢處且斟酒蟻莫問弓蛇 河橋秋色  
蒹葭試細話交游轉自嗟念我自如鳧偶來沙際君  
還似雁又向天涯非不相留欲留無計一片離心對  
暮霞還妬汝汝同美李對瓊花

右調沁園春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六

齊郡馮琦用韞著

序贈

太宰李公六載考績序

中丞王公入掌臺憲序

少司馬郝公總督薊遼序

宮保大司馬鄭公還朝協理戎政序

中丞成公移鎮薊遼序

宮保大司空中陽舒公被詔還朝序

督撫張公考績序

北海集 卷六  
中丞冲菴顧公巡撫遼東序

又

中丞夢池李公考績序

密雲兵備王公考績序

贈太宰李公六載考績序

今上二十有九年廩延李公以冢卿奏六載績 天子嘉勞賜羊酒趣部臣以例聞則以 國家法周典建官冢卿位諸卿上諸卿卽有專任乃 國家大政大疑多聽於冢宰冢宰視諸卿爲重其考績恩數冢卿之初視諸卿之再其再視諸卿之三所以稱 天子優禮元臣之意 天子報可賜公秩爲太子太保予四世誥命於是公之屬皆賀公而徵言于余余嘗讀大傳至所稱斷斷休休之臣輒廢書而疑彼其人真無技耶何以能知天下士而用之真有技耶業已

自見其竒天下士不爲用夫器各有極彼以力能任國量能容天下士爲技耳今觀于公以誠爲體以冲爲用其爲諫垣于先皇之朝多所建明公不言直敷歷中外諸刑名錢穀以及瓠子宣房之役所至治辦所去見思公不言功邇年宗社大典國計民生安危大慮中外羣臣所欲言不敢發者公卽率上大夫盡言亾所諱中璫扼士大夫公必以法爭之在晉者露章彈魏中丞上不能無動中丞故廉公具以質對上乃罷在閩者薦布政使填撫其地公上言曰中使薦撫臣非法也上輒聽公寢其奏選郎以

守官失 上旨 上詰責震厲廷中錯愕公引咎以謝具道所以 上霽威更嘉獎公還郎所守如故公平居行安節和不欲過爲分別言事不出口遇事有不可引大體廷爭毅然無所回撓而其詞出於懇篤忠愛 上亦徃徃聽公卽時不聽終不罪也海內士大夫想望公者以爲太山喬嶽及其卽之若無若虛若大羹無味大音無聲儻所稱休休斷斷公真其人也耶 宣廟仁主也事仁主者當用直而以厚出之世廟英主也事英主者當用婉而以誠出之 主上乾綱在握兼仁主英主兩操其用公忠貞似蹇博

北漢集 卷九  
大似楊而所操以結主者且正且婉以誠心厚道出  
之蹇以一品歷三考楊歷四考而公方以再考躋一  
品階其統百官均萬民以格天格主者方日新未艾  
耳蓋天將福人國家則必遺之德度之臣然後可以  
包羅羣才鎮安朝野士自有器大臣自有體古所貴  
於休休斷斷而公真其人已余蓋以公之遇卜上下  
之交而以公之量卜天地之運敢以賀公併與朝紳  
相賀云

贈中丞王公入掌臺憲序

先是懷棘王公以廷尉兼御史閱延綏邊事既報

命卽道中拜御史中丞視師上谷方是時疆場之事  
敝利極已亭障堦以待市甲兵銷以待款輓輸之膏  
脂待費將吏苞苴待遷士卒老弱枵腹待死我重挑  
釁首難之戒而彼縱其豁壑猝有變而我無以待議  
者謂今日之事不大革之必且因之無能兩利公至  
從容恬愉不驚不擾寢關暴纒常如衽席之安惟日  
閱士伍清芻餉簡騎飭械以待虜變而後言馭虜事  
歲例關市費約二十五萬有奇頃溢額至二十七萬  
虜至秋率衆來市挾我必予予卽以爲例公裁爲二  
十三萬有奇議者謂必拂虜費且什百矣公曰百請

百與一不與必拂百請百拒百不與亦拂總之拂耳  
吾寧不與以其費犒鬪士易戰馬吾何患夫額外不  
可得而先失額內虜必不然卒如公計三年縮費十  
餘萬屬夷史會叛出塞隸谷蠡部會虜王掠我西陲  
閉關絕市賞則執史會以自贖朝議欲誅之公曰誅  
之是誅一夫也而其屬且千百人誅一夫而千百人  
自絕於漢於策不便乃發傳遽移書大司馬密調護  
之史會得不誅招諸夷諸夷更斬獲虜部來歸谷蠡  
不勝憤構邊三戰三卻之東西跳梁百計虛喝卒無  
柰公何則復俯首就約束塞下卒有爲虜偵諜者公

以計殺之溫偶駮請長伸堡故地公使兩卒鉗其使  
出之藁街亭卒以私忿殺部夷卒五人釁成矣公償  
不過糜布數百疋而紛立解凡中國犒賞歲例外圭  
撮絲粟不輕以予虜虜遁逃亾命來者盡遣還之虜  
中饑殍殍枕藉群譟塞下公賑救之萬端使無及亂  
其爲犬與羊則嘍喏之爲虎與狼則蹴訶之銜之轡  
之鞭之勒之操而縱之張而弛之予之必先持之啖  
之必先嘗之示之以害而始裁其利予之以大利而  
始裁其小利居嘗曰吾何賴於欸夫公之不爲欸也  
持欸之精者也故公居塞上凡三年盡祛畏虜媚虜

積習而虜益恭 天子用嘉公勲念公勞外久 詔  
公還朝佐御史大夫視院事封公三世如其官廕一  
子國子生公歸矣疆場之事弛於擔負然天下微獨  
郊有壘而鄙有寇也方今 主上端居靜攝泰交之  
情雖未睽而官府內外隔閼如九闔焉噴室之議格  
者十九執秩之吏去者十七而上下相激相疑侵尋  
未已天下可憂何獨在邊公誠邦之司直哉引纏而  
齊之操刀而割之於何不正愚獨以爲大直無繩大  
強不競是非相乘利害相攻如水在防火在原未嘗  
暫靜也譟而激之動而擾之則亂矣善救火者撤屋

薪疏火道則火勢及一室而止治水不務導下流隄  
之障之激陽侯之怒則益决益塞益塞益决故救水  
火者勿與水火爭所損者小而全者大治天下亦猶  
此矣公旣以闔闢操縱用之在邊而效今之來也吾  
且觀之在庭余與公皆業詩於詩得二甫焉吉甫北  
伐玁狁而詩頌之曰文武吉甫山甫補袞式辟而詩  
人頌之曰柔不茹剛不吐夫功有决於斷而或敗於  
激德有成於直而或廢於爭無亦剛柔之鮮中而文  
武之劑量未審乎爲人臣如二甫者可矣

贈少司馬郝公總督薊遼序



比歲疆場多事邊人未息肩而島夷起東南實爲封豕以洊食我屬國 天子東顧咨嗟 用廷臣言簡雲中郝公總督薊遼諸邊閩以外皆屬焉公之被命自遼左中丞往故遼左諸大夫以贈言屬不佞不佞反覆時事而知 天子之所以命公重也蓋今日薊遼之勢與昔異昔之難難在虜而已今虜形緩倭形急議者亦遂急倭而緩虜此形有緩急情不可知也倭來而吾力疲於戰虜且掎我倭不來而吾力疲於守虜亦且玩我是謂以倭兼虜難比者出塞之師遼與薊十居其六夫少出師則不足以當一戰盡銳

以出則守備虛有如間道而乘我不備則爲害滋大是謂以戰兼守難南接齊北控燕其間薊以錯遼海以錯陸不可以預設地預設地則不當又不可不預設地不預設地則疎習水者未必習其地習其地又未必習水是謂以海兼陸難京輔四十年不被虜二百年不備倭今旣驟而強之於兵又驟而強之於倭軍操其急勢必踞而乘民民憤其擾勢必懼而訛兵而官環其中勢必意而低昂其民與軍是謂以兵兼民難此四兼者皆前所無今所難也而愚以爲在公直易耳蓋天下有兼任有兼才以偏才當兼任則難

以兼才當兼任則惟兼乃易耳趙廣漢治京兆以爲亂吾治者三輔也使吾得兼治之則差易也故以滕薛則勞以齊楚則逸此言偏任難兼任易也公起自雲中習兵事爲名御史經畧邊關歷官中外仗鉞遼左以迄於今此其視虜也如在目中而其視倭也猶之乎視虜戰與守兩相推海與陸兩相應兵與民兩相衛而備倭與備虜兩相爲用四兼者誠難在公直易耳自經畧出塞而廷臣遂謂朝廷以倭屬宋公以虜屬公夫經畧專在倭耳乃制府則何所不兼也明主御臣必有所專有所兼專者待兼者而重制府

未必經畧重而經畧得制府始重 國家倚兩公如左右手而經畧之須制府如左之須右右善捍則左無患吾未見四兼者之足爲公難也請賦桑扈之卒章以贈而擬采芑之什觀成功焉

贈宮保大司馬鄭公還 朝協理戎政序

今歲春 天子簡命總督鄭公以大司馬入總六師於是公駐節陽和十二年矣京師門戶視雲中上谷而陽和居中控引如關鍵天下最要害處也自匈奴保塞請乞滋益繁或不能無引而怠驚 天子乃命公往節制之公以漢法戎索酌恩威而操其兩衡虜

囊重酒獻譯慰藉如家人予漢物卽小闌入輒聞罰就順義質焉公縻俺答數歲疏王黃台吉已又疏王捨力克而闕氏以當戶爭立事旋定當是時諸單于紛而起衆議謂貢市旦暮且有變公上言漢與匈奴未隙也無故自動搖不祥因計大司農奉戰士及互市一歲費條上多寡及一切駕馭方畧甚悉 璽書褒勞如公策焉公凡督三鎮封兩名王繕治塞數百里省大司農金錢千萬活塞下生靈數百萬所督開府後先遞代以十數而公晉至孤卿督陽和如故先是主爵謂公在事久良苦暴露請還公以總六師

天子遣侍臣諭中書方事之殷柰何輕代鎖鑰臣中書遣諭公如 上指公頓首曰 陛下神聖守在四夷臣幸扞牧圉何力之與有且臣限居庸尺五敢妄意酒泉而關外自爲也蓋又五年而始奉茲 命云於是知公者謂公肩重負十二年而始得少休其心力則相與稱彤弓采芑之章以賀而愚以爲出入勞逸之間宜非所論於事使之誼也 天子若曰其以治邊人者治輦轂下兵耳夫南北羽林諸軍寔維天子爪牙所以建威銷萌示根本重令法令廢弛將士惰窳訓練具文而已亾益於軍實卽一旦有緩急

北海集 卷六  
安所用之且大在邊細在廷則何以掉其尾隆慶中  
大臣議徵邊兵入教京營卒滋煩擾亾益愚以爲邊  
人稍振飭者徒以督撫大臣而大臣有三尺法耳今  
以勲庸威望如鄭公者總七校而護諸將申軍令明  
約束指麾易置士氣自倍夫業已得其人人又得盡  
行其法而曰無戰士則吾不信也方兩賢王未封邊  
事在呼吸於是在內緩在外急今市事大定邊臣守  
管鑰奉籌策可以數十年無虜患而輦轂之下不大  
淬勵則終不可振於時在邊鎮易在京營難公在外  
外重在內內重要以從容帷幄折衝樽俎使 國勢

奠於九鼎大呂則內重外亦重也 天子所以任遇  
公者意蓋在此維鄭之先桓公武公世獎王室周京  
是依入爲卿士業勲盟府聲施到今公豈其苗裔耶  
何事之符也故因諸君之請而述以爲贈亦以識緇  
衣私愛云

贈中丞成公移鎮薊遼序

成公起家循吏用治平第一人爲天官郎一再擢爲  
藩爲臬備兵塞上凡數年自永平移遼左治開原復  
自開原移鎮薊會有虜倣 天子赫然飭九侯探望  
實易置文武大吏廷臣爭以公應詔 天子乃以節

鉞畀公 命既下將士戒於伍民賀於里虜聚數萬  
衆蹂塞外而不敢入治餉諸大夫故與公同事者介  
使屬不佞辭焉余惟天下之郡國百而邊最重邊九  
而薊最重薊左遼陽右天雄建節而填撫之者三而  
順天最重洮河之役自咸陽以西盡城守矣而中原  
故晏然也虜卽變東不能踰關北不能踰三晉而深  
爲我患薊自大寧棄而孤懸紅山獨石之間羣豺狼  
也去京師三百里踰夾嶺道黃花則 九廟所從游  
衣冠也往歲虜以實犯陝而我猶緩日者虜以聲犯  
薊而我遂急者何也陝遠而薊近也公故治遼左遼

左不稱戰場乎虜無歲不犯遼而我晏然也頃偵虜  
駐塞外而我戒嚴及偵虜犯遼而我遂緩者遼遠而  
薊近也夫當其遠卽歲中虜我得以其入爲候而備  
之故形急而情緩當其近卽不中虜我不知其入不  
入而無所不備故形緩而情急夫虜有形有情有形  
之形情之情而我借聽於一二間諜之口恫疑則外  
乘恐喝則內曩彼且得亟肆以疲我而我坐自困游  
聲紛沓軼於京師一人操聲十人操響故薊之邊事  
視九塞最重亦最難雖然在成公特易耳 天子之  
用成公也先畀之治民而始以治吏旣畀之治賦而

始以治兵尺量寸度而始重畀之成公之效職也如  
駕輕就熟而始引以自任其於地形險易虜情向背  
不啻一二數矣謀素豫士素勵物素具必且有終歲  
之備而無一旦之急虜習知公威畧不敢復以形懾  
我而內倚公如長城亦不復以響撓公夫薊誠難在  
公直易耳蓋嘗讀六月出車之詩所稱城朔方至太  
原稍見古人制馭之畧而其所匡定則惟王國爲兢  
兢亦惟是畿輔之重爲九塞根本也王國安夷狄服  
一大創則諸部落相視而不動一負矢百羣奔則伐  
獫狁荆蠻之說也由此觀之薊不足以難公薊得公

而重薊重而九塞亦重矣嘉庸懿績則不佞執簡俟  
焉

贈宮保大司空中陽舒公被 詔還 朝序

頃歲淮水溢侵泗州波濤及寢園之外 天子爲宵  
旰咨嗟 詔桂陽舒公以大司空往督理之於是公  
南浮淮北浮泗中浮徐沛荒土浚流塞茭捷石開岡  
城之防䟽戴村之堰濬韓莊之渠而韓莊之役最大  
自隆慶中數議數勘數見格皆謂功費大非數十萬  
不可又難以歲月就公毅然任之費不及五萬逾時  
告成事 天子下璽書褒勞予金幣加秩太子少保

無何以大司空 詔還視事公之屬某君某君皆賀  
公之有成勞也公獨穆然若有深念者蓋公首腰鋪  
河之議未竟而見徵腰鋪河者去清河口數里淮與  
黃河交匯而入海黃河怒流淮壅闕而溢震驚陵邑  
公議開腰鋪河數十里以分殺黃河之勢則淮水建  
瓴立下清口無沙墊泗洲積水可消而時詘未能舉  
也余獨以誠爲河計則公在外難在內易耳舉事之  
難也議論多而視聽眩也言者一人覆者一人勘者  
一人行者一人而總之受命於主者夫河也非大司  
空主之而誰爲政者故欲善事者莫若使自言之而

自爲之自任之而自主之自言之而自爲之者前日  
韓莊之役是也自爲之而自主之者今日腰鋪河之  
役是也公去河上而公之區畫在入爲冬官而公之  
主持在是公前之治河一而今之治河二也雖然吾  
又以爲公之舉職在外易耳而在內難夫水故湍悍  
其爲利害曲折可得而知也笑計商度功用可得而  
言也決策而從之山樁泥橈負薪沉玉可得而爲也  
卽議論往復自上出者下可得而覆也鳩工釐費有  
時自下沒者上可得而覈也蓋水於天地其血脉也  
瀦而不流激而羨溢則血脉之壅而蠹也夫國亦有

血脉於此大司空所職金錢刀繒山陵陂池車馬毛  
革木植材用之事無不與內參共焉有所依而出而  
下不能覆有所竇而入而上不能覈蓋治河之蠹者  
不患不能言患不能爲不患不能爲患不能知而治  
國之蠹則非難知之而難爲之非獨難爲之亦難言  
之隨之則波流弇靡日以成例不可返激之則撓權  
掣肘爭尺寸而失尋丈夫惟老成端亮之臣有劈畫  
無阿徇有主持無激發然後可以表僚寀而濟時艱  
則非公當孰任哉今夫治水土曰平治天下亦曰平  
水壅則溢激則潰國壅則蔽激則爭平卽天下無事

矣公旣以治水纘禹之績而行且秉銓持衡以紹宅  
揆之烈願公始終以治水之道行之也於是乎言

贈督府張公考績序

邯鄲張公督薊遼三年主爵上其績於朝天子  
下璽書贈其父母王父母如秩卽幕府拜大司馬  
視事如故於是部郎官監司大將軍而下凡在公屬  
者皆來賀則進而稱曰自公之來賦車藉馬飛芻輓  
粟三軍之士皆宿飽將吏垂橐而無私焉計臣藉手  
以奉其職惟公之功當薊塞者盡屬國也稽首受賜  
而不敢橫索小闌入輒質而罰之馴之股掌而制之



繆繆夷循其約民狎其野惟公之功遼歲中虜將吏  
出塞俘斬過當太白精明機槍息氛惟公之功語未  
既公避席遜謝曰是天子之明也諸大夫之謀士  
之用命也余何功之有其敢辱諸大夫之賀諸公不  
得請則介使就不佞受詞焉余惟爲公而賀者則公  
不有也爲國家而賀者則公不得辭也詩人所歌無  
如城朔方至太原朔方與太原不能兩兼未如公東  
起遼陽西至三關列數千里爲鎖鑰也漢大將軍北  
出沙漠都護西保城郭撫與勦不能兩兼未如公用  
撫於薊用師於遼且勦且撫舉引弓之國而就羈縻

也論統馭則廣於吉甫南仲較籌策則難於破虜護  
羗吾不敢賀公之勲伐兼此數人而賀國家恩德  
出周漢上也且公獨不見世廟時事乎烽火在畿  
戎馬在郊朝白羽而暮黃鉞微獨邊臣之計過而  
朝廷操亦已急矣今天子不中制不外監掃境外  
而屬之幕府故公得從容操縱以建勲勞於國家  
夫勞國家之勞也國家有勞臣而錫予之吾安  
得有之而安得辭之今日之賀公爲國家受之可  
矣抑公受之而思其終也夫積日成月積會成要尺  
寸而銖兩之此庶僚之積也營平之言曰忠臣作事

北海集 卷六 五 三百五十九  
當爲後法澶淵之後以爲必如此乃百年無事故以  
三年之課而有百年之計此大臣之績也戎心向背  
何常之有其無乃陽頰首陰劓其牙則患在外遼之  
甲兵日頓威外建軍內削則患在內公之功非一時  
之功也 朝廷所以付託公者亦非一時之任也公  
爲 國家謀之可矣是舉也家君與焉不佞於公有  
通家之誼而語不敢稱其私不佞亦爲 國家而賀  
者也

贈冲庵顧公巡撫遼東序

今歲遼東撫臣缺 主上深惟東北重鎮數被兵特

命廷臣簡賢能習邊事者以聞廷臣皆推轂薊州  
兵備顧公 上以爲僉都御史命往填撫之時顧公  
方經理京東水田有狀乃上疏曰日 陛下過聽使  
臣備兵塞下興修水利展布四體以從事溝塍之間  
猶懼不給而復以臣撫遼左誠恐愚不任遼左事而  
墮薊門將成之緒願守故秩以竟臣志 上嘉其有  
讓而以推擇出自廷臣議竟 勅公以往益 聖主  
博謀以任人蓋臣退讓而守官稱一時異數盛事云  
副總戎李君而下六人者謀爲公賀屬不佞爲贈言  
不佞先世遼人也桑梓松楸寔庇於公之宇下而敢

以不嫺爲解夫遼左事誠難言之矣今天下安瀾三  
旃晏然獨遼左用兵耳而其材官甲士不滿八萬以  
八萬之衆列三面障而守所備多而力分諸引弓之  
國蟻聚蚓結伺隙而入則我常分虜常合虜潛而入  
掠比我成軍而出衆已宿飽我介馬而馳日百里而  
趨戰則我反爲客虜反爲主挈衆寡計形便益以一  
擊十之勢哉夫以漢衛霍之烈匈奴不敢近塞而漢  
士馬物故亦畧相當彼以天下物力轉輸一隅以天  
下兵力經營一隅而僅乃勝之而今以一隅之力當  
三面虜兵與餉不歲益而虜患不歲減故談遼左事

者以爲難然遼人生而習虜一當行陣奮願貫戟攘  
臂大呼北面爭首而李將軍躬踐戎行橫歷虜庭自  
束髮與匈奴戰未嘗不得志故遼左無必勝之勢有  
必勝之民無必勝之民有必勝之將今復以威名聞  
望如顧公者奉璽書以涖之與李將軍左提右挈而  
視塞上之師謀之樽俎之間比之堂皇之上制之縉  
緜之末而縻之羈勒之餘卽沙漠之烽可以不舉而  
三韓之甲希用矣益公敷歷藩臬在閩粵滇浙之間  
息邵武之亂平嶺東之寇解滇南土司之禁定浙東  
兵士之變斧斤芟刃兼資而用批郤導窾迎刃而解

其他功隱於視聽謀隱於帷幄者不可殫紀而識者猶以爲未究其用今且建牙假節以臨三韓不從外監不從中制以大布其胸中之竒是公得遼陽以就勲名而遼陽得公以奠疆圉 朝廷得公亦可以無復宵旰而憂匈奴此固朝列邊氓所以動色而相賀者耶乃識者猶若斤斤乎有深長之慮也以遼左孤懸之鎮獨以一線道通中原其坐而哺者土之毛耳百戰之餘瘡痍未起原野蕭然半爲甌脫胡騎蹂躪歲多不登物力屈乏軍食半菽越語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乃遼之所不足者非教戰也其無亦計地之

便宜詢百姓之疾苦而噢咻之夫揚枹援鼓力爭一戰之勝易而長駕遠馭坐寢遠人之謀難銘功策伐以耀天山瀚海之外者其業光而挈綱引維使吏不失職民不失業以安郊保疆場之內者其澤遠此數者以公才則優爲之而不知其孰先不佞竊覘之於薊公之在薊也不以 天子之寵命而忘疆理之勤夫薊之邊事豈不至殷繁而公獨汲汲於此也豈非以 國家根本之計故耶我知公所以爲遼陽矣

贈中丞冲菴顧公巡撫遼東序

語曰天下無害無所施才信然哉今天下可謂至寧

而邵武之亂嶺表之寇滇南之土司浙西之兵變一何紛然其擾也卒所以綏定者冲菴顧公力居多而顧公遂以才顯 天子簡求長策遠畧之臣廷臣以公爲稱首則移公備兵於薊旣至而蒐卒乘飭干櫓調軍需興水利旣有成緒矣 天子以遼左多故復命公持中丞節往視師蓋天下之倚重公久矣憂在南則移公而南憂在北則移公而北而公屹然以身當大事排大難卒然起卒然應技經肯綮之未嘗而譟然已解蓋古所稱倜儻非常之人者耶公之功在東南者未易指數而浙西爲最著又最難當浙兵

闌入督府詬辱撫臣自負其罪無所容 天子命司馬張公以便宜從事而公寔佐之當是時急之則亂緩之亦亂急之則患立見而旋至緩之則暫小定而終大亂而公與張公從容帷幄擒其大憝盡伏重誅數千之衆伏首累息而不敢動浙人至今相謂曰微顧公吾屬無所係命矣不佞顧獨以爲向者以驕悍之卒值刻削之令攘臂羣起變於浙西變於寧武變於滇變於蜀浙最先變而最先伏法使夫揭竿裳而呼庚癸者有所惕而不敢逞誰之力也不然天下之脫巾而譟者豈少哉尤而效之無所懲艾綱廢維弛

亂乃始長由此觀之公之功不獨在浙明矣浙事既定天子慎簡遼左撫臣而以畀公遼之人又喜相謂也以遼之疲於奔命而得公爲之拊循天其惠我三韓哉不佞又獨以爲遼以三面當虜而爲京東扞蔽非得重臣有威畧者往涖之終不得息肩遼人無所息肩卽幽薊未可高枕而稱無事也何論幽薊卽九塞和戎稟仰約束震於天子之威靈而就邊臣之駕馭亦惟遼之武節奮於殊俗足以伐其謀而奪之氣此其爲重不獨在邊又明矣公之撫遼也新吾未知其所厝注而獨以已事徵之周條侯之出關軍

中驚擾攻擊堅臥不起識者知其不復憂胡也故善馭卒必善應敵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不佞以此覘公之大有建立於時而遼先被之也是月也長公舉於京闈夫天子方歌六月以出師而有司奏鹿鳴以宴士人臣尊寵並集其門抑亦無所俟不佞言矣

贈中丞夢池李公考績序

國家以薊保爲左右輔命御史中丞以節鉞填撫之兩中丞重等耳自庚戌之役紫荆早閉而晏開中丞歲提兵塞蜚狐之口兩鎮羽書交相見也比大虜保塞邊人執冰以游何況藩籬之內於時薊猶苦土蠻

屬夷闌入塞也而保鎮寂無事吾獨以爲兩中丞如左右手以扞外有緩急以衛內亾遠近天下無事則已一旦有事誰敢不執鞭弭以從乃薊以有警遂有兵保鎮以無警遂無兵則疆臣之職謂何李公被命至則申軍令定約束塹山堙谷以設險蒐卒補乘以治兵簡將吏惰窳不任者易置之於是將始知韜鈴士始知尺籍伍符兩關滋益雄而國勢益尊則李公之爲也夫治邊其外耳滹沱易水之間天下郡國北走京師道也其民慷慨任俠易遷徙水旱不時吏不爲意則去爲盜賊以至竒表相約結禍福相恐動

三家之闕亦有之前代禍亂之階往往乘是而起公度治民無若治吏則與二三監司課吏之墨者刻者虛僑不事事勞民稱過使客者亟去之更推擇廉能吏與更始示以向方而以綜覈持其後吏凜凜奉教令歸治其邑詢百姓疾苦而節嗇其力汰浮費減重沒豐積貯厚風俗盜賊之源息妖亂之萌折則李公駸也夫民與吏其外耳主上神聖以三尺繩大璫意在獨持太阿以肅左右宵人不達此意鈎連告訐發機微眇委波遠近中外皇皇謂大獄且起公獨引古誼考事實明其不然當其始事微獨公以爲不然

旁觀者皆知其不然也及禍福內撼局變外搖責有所獨肩而智無所獨任柄有所與持而謗無所與分於是乎旁觀者不敢明而當局者不敢執公徐發而猝應之嚴持而易出之上不至扞 詔旨下不至損觀聽明覆盆之枉杜告密之漸則李公之爲也李公撫畿南三年功能顯然司封氏上其績於 朝一切褒勞錫予具有令甲行且以驛書召公而公之屬某君某君來徵詞於余竊以爲中丞之職二而已持節以出則在與吏治飭武備拊循士民輯寧疆場而其執簡以入則在振起紀綱別白忠佞綰轂六曹之政

而出之以整肅若此者非異人任也事在外卽最難最鉅以中丞尊重臨之斧斷霆擊無不立解而當其在內卽極細極易亦有非力所及者今卽東無倭西無虜中原無盜賊然使范文子山太傅見之憂方大耳計公必有訐謨碩畫弘濟時艱者外之有成績也請從諸君子賀公外寧而未必無內憂則願因風竊有請也

賀密雲兵備王公考績序

縉紳大夫厭鉛槧之業喜言兵事以見奇於是倜儻磊落之士皆以邊才推轂而文始以武重天下無事



武臣無所施才卽有事文吏執功罪賞罰制其命則  
不得不低視媚行以聽發縱而武始以文重若夫處  
文秩而武處武地而文則無若備兵使者天下之邊  
九薊最重制府之屬兵使者十有二密雲最重制府  
號令籌策之所至使者亦至焉吾鄉晴宇王公備兵  
密雲三年北備虜虜不敢南下牧馬東備倭倭喙息  
以遁考功課治狀中賞率 詔增秩二等予 制詞  
貴父母如其官公之屬某某徵余文以賀公之有成  
績也余以爲公之績方始耳蓋余父子皆交公甚歡  
家君每入檀州登公堂甲兵弓矢盈其廡下與之論

天下利病未嘗不心折而伏也每與余書未嘗不纏  
纏言邊事四方有緩急臆而談成敗未嘗不中窾會  
也竊以爲異日爲 國肩鉅宣力必在王公其在今  
日則猶千里之托始也今經畧還 闕下東北事一  
切屬制府制府之事兵使者事也請畧舉與公籌之  
夫制倭之策許封不許貢非計也彼寧不能自王其  
國中而請封於我我之封不足以重倭則奚以請爲  
其足以重倭則奈何不自重而以 天王之命命海  
島之亂臣賊子彼以兵求貢此以貢弭兵則又更其  
詞曰封而不貢夫貢自彼來封自我往彼不來而我

往其褻且辱抑又甚焉西之諱和而爲款東之諱貢而爲封其有以異乎雖然罷款而禦虜罷封而禦倭則未見其有全策也外與之約而內不應以邊臣之定策比於行人之失辭則安能深其怨而淺其寇彼怒我怠我竭彼盈並海郡邑未有息肩日也夫倭與虜勢不相及而相爲應比者虜未及高秋而犯遼左乘虛耳倭出於南則北虛虜必犯我倭復出於朝鮮朝鮮折北而不救則倭與虜合倭與虜合而中國之禍始大故爲前之說者以爲不當封爲後之說者以爲不得不封而余以爲皆非也主上威德萬邦皆未

王彼蕞爾國吾直以爲不足臣而或以爲當臣或以爲不當臣或以爲不得不臣彼則失矣而此亦未爲得也以天下之大謀臣武士之衆不患無人徐起而爲備不患無日盍亦整師而經武俾文武各效其用裹糧坐甲惟敵是求若其能來吾亦有以待之守圉之臣能合其衆不能離也則何封與不封以爲大難而嘵嘵者乎夫倭與虜非一世之患也而備倭與虜非一朝一夕之計也 朝廷方屬公以千百年之計而諸君子乃賀之以三年之績吾直以爲千里托始耳須公千百年之計就而後公之績成吾乃敢言賀

北海集  
卷六  
請執簡而俟之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七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七

齊郡馮琦用韞著

序贈

大司馬崑田邢公平倭奏凱序

御史大夫少泉郝公入理戎政序

按察使陳公還省總憲序

王介石先生擢右方伯序

康侍御序

侍御林育所考績序

密雲令楊子漸考績序

梓庭張君序

東海張君晉衡藩承奉序

惠安伯張公生子序

楊公子遊邑庠序

贈大司馬邢崑田平倭奏凱序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於朝鮮朝鮮急西向委國於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封之皆罔功天子乃命邢公以大司馬往視師賜之劍曰大將以下不用命皆斬公既至軍中標劍登壇乃誓師曰必破倭有死無二當是時倭已破慶尚道軍晉州傳其國都公趣中丞楊公大將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以檄隨其後曰吾徵天下兵百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是年冬公所徵兵將皆會公以計縻行長急擊清正三破之

壓其壘而軍清正乞和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  
雨我師解而歸倭復收合餘燼以棲於島山議者踦  
楊中丞語侵公 天子不爲動 命公濟師公以一  
將軍縻清正以水兵圍行長石曼子率諸路倭來援  
公授諸將方略邀擊大破之石曼子殲焉禽僞九州  
都督正成先後斬首五千級倭赴海死者無算海上  
之倭跡如掃矣捷聞 天子曰以天下之福使 朕  
得行誅暴之義興繼之仁惟督臣撫臣功諸將士良  
苦暴露幕府急覈功狀以聞君子謂是役也於域內  
有大功三而斬獲不與焉中國所患苦倭與虜耳倭

急攻朝鮮朝鮮且亡朝鮮亡倭且鄰虜以倭之狡遠  
交近攻近交遠攻其長技也倭資虜衆虜資倭狡翕  
而出不意則我諸邊皆受兵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  
日救屬國以制倭倭自南虜自北即使偶發而畸至  
彼謀不合我力不分於中國自疥癬耳此萬世之功  
一大兵大役之剡也大役大亂之府也故度遼橫海  
之役天下往往騷動以及於亂我虛諸邊以兵虛中  
原以餉控弦之士十萬而餉稱是器具稱是離畝而  
飛輓並海而城守費又稱是幾歲而兵不頓財不索  
者自公破倭將歸鎮士歸伍農歸畝久勞得息久役

得返父子兄弟夫婦熙熙相保此生不復見兵革海  
內外無他虞此萬世之功二 朝廷天覆四夷斤斤  
守臣禮無如朝鮮桀驁敢爲逆久持而不解無如倭  
順命者不能使存衡命者不能使亡則何以臨萬國  
載籍以來亦有出師大海外救人者否 主上之於  
朝鮮起死而肉白骨也存一亡國摧一強國以風示  
四夷之君長莫不稽首內向罔敢越志 天子恭已  
受重譯之朝國勢強國體尊此萬世之功三 國家  
破倭之功無如劉將軍胡司馬劉將軍以斬首八百  
爵通侯倭以颶風至偶一戰而勝耳胡司馬綏定江

南所當倭不過數千半中國亡命其酋長非有成謀  
也我又自戰其地自食其粟其於今日之事勞逸相  
倍所當衆寡強弱相什而勲伐相百也說者曰倭酋  
關白死故諸路倭皆解去余以爲成大功直論功耳  
攻堅與攻瑕摧強與侮亡不問也呂氏不死周太尉  
不入北軍溫不死李存勗不入汴成敗亦惟天所授  
我奉天討賊伏天誅是天贊我也即使良平謀衛霍  
將寧能違天當公出師時關白尚無恙議不反顧行  
不旋踵我攻堅而倭瑕我摧強而倭亡此非公之乘  
時而時爲公用也以 天子威靈掃境內而屬公計

豫定士豫附陰褫其鬼而顯奪其氣形見勢屈而走耳議者不務宣布 國家威德妄張倭形勢貶諸將成勞解戰士體非所以揚休美勵戰功示四夷垂萬世也蓋 國家威德遠矣以隋唐之全力人主自將不能使已殘之朝鮮亡 主上命一司馬能使已亡之朝鮮存朝鮮易與耳元世祖當混一之初以數萬渡海之衆不能一矢以加倭我當承平之餘使數萬渡海之倭不能一矢以加我吾不暇論幕府之功遠軼先臣而誦 主上神武出前代遠也倭事初起也始議戰已而議封已復議戰守議撤兵議功罪章數

十百上 天子下廷臣議廷臣所不能決 天子獨決之闔以外 天子以畀督撫兵交于原議戰于朝督撫所不能持 天子爲力持之進退不中制威福不下操假便宜寬文罔期於盡敵而後返下令如風持議如山故公得展布四體亡所顧慮以成戡定之烈向微 主上獨斷議不知幾更兵不知幾却公之身且不知何所置之嗟嗟世議何極之有功之未成則曰是固不可成也旣成卽曰是不難非但不難且亡功非但亡功且有罪倭不退且以不退罪之倭退卽以退罪之自始事至今日非 明主斷之而誰斷

者由斯以談則前所稱三大功者非邢公之功而天子之功也公既振旅以還行飲至禮天子必臨軒延見功臣卽問公何以破賊公前具言盡天子威靈神聖所暨也少間而後以范文子山太傅之說進以主上料敵何幽不洞燭以主上決策何事不割斷惟聖主爲能外內無患亦惟聖主可爲忠言惟公與二三大臣圖之公之屬若部若道若鎮皆執榼承飲以勞旋率而項公命不佞爲之辭輒論次其事以賀

贈御史大夫少泉郝公入理戎政序

先是島夷犯順下我屬國聲言揚帆西向圍吏數告急天子念薊鎮介在門庭簡才望重臣秉節鉞控制之則以屬郝公公至畫籌策調兵食遏虜騎無牽我師我師得一意於東捷再奏天子念六師羽衛久廢弛幾不能軍則命公以右都御史入視戎政公先撫遼左遼視薊四之一耳薊於京師九之一天子漸移公自近寄屬滋益重而余竊有槩於天下之勢也今天下大勢遼最急薊稍緩京師又緩兵則遼最强薊不如也京師幾無兵矣勢急者患用兵勢緩者患不用兵用兵苦法太急而不用兵則苦無法非



北海集 卷七 九  
徒無法也又且無意自唐宋以來京師皆屯宿重兵  
畿內外當天下之半今京營軍不過十二萬老稚不  
任者居什三廝養輿隸什五負販及百工什九名雖  
十二萬實不當邊鎮三萬人頃者我師西破賊東破  
倭皆藉邊鎮力禁旅不得分尺寸功也我與倭持於  
境外大將軍請濟師徵兵徧江南西南裔夷奮欲請  
行而輦轂之卒無窺左足應者此都人之恥也夫使  
邊鎮弱卽無以衛京師邊鎮強京師亦不能制而掉  
其尾此其害異日必有受之者故事京營兵晨起蓐  
食鼓之成行列而止刺擊不必如法卽如法亦不可

以戰頃議者欲先稍增餉而以法持其後餉增卽不  
能減而當無法之久亦終不能有所加稍持之急則  
闕而起口語藉藉大臣且不安大臣亦率一二歲去  
爲他官卽相與因循爲一二歲計耳雖有後患我勿  
與知故曰非但無法也又且無意郝公起家塞上習  
兵事智深而勇沉意篤而行方其威名足以戢群囂  
厭衆望而精神足以行其法破數十年積玩而爲千  
百載計千百載之計非一二歲可爲也而不可不爲  
我始之我終之我始之人終之皆無所不可要在有  
其意耳天下無事常苦不爲有事又不及爲惟既有

北海集 卷一  
事之後而稍無事然後可以因警惕爲振厲藉從容  
爲整暇今日京營所謂千載一時也不於公則復何  
望乎公去遼而薊去薊而京師諸大夫罔然如失也  
皆以贈言屬不佞夫公在薊則遼猶之宇下也在京  
師則薊猶之宇下也諸大夫何患焉世固有腹心和  
適而有臂股肱至於手拇毛脉不受其滋者乎公能  
其官天下並受其明賜豈惟諸大夫請載是語以觀  
公之成

贈按察使陳公還省總憲序

吾嘗觀前代吏治人人得行其意而 本朝一稟於

法賢者無敢踰法不肖無敢不及法人臣奉典章守  
成憲而天下治故法與執法之臣最重在內則御史  
大夫總憲度而副若僉分蒞方鎮未有以御史大夫  
蒞方鎮者有之則制府也在外則觀察使總憲度而  
副若僉分蒞諸道未有以觀察使視道事者有之則  
衝邊巨鎮需次督撫者也齊於海岱間稱都會然以  
在內地不得視邊鎮比以倭入屬國震於鄰 天子  
憫然東顧 命江右陳公以觀察使來視師海右有  
觀察使自陳公始公至定約束申軍令簡異能甄壯  
烈指揮易置氣色精明而會歲大侵暴掠四起旦夕

之儲皆凜凜不自保公取甚者杖之百斬其首以徇  
命有司大出倉粟賑饑民民始有固志居三月而政  
成 天子乃 命公還省治觀察事公且行郡守魏  
公屬余言爲贈余作而言曰諸公知 天子所以命  
官之旨乎公以觀察視道事重海防也其還公觀察  
重憲度也憲度重而海防益重今吾郡所患獨在無  
兵無歲耳不教之民一鼓成列猝有緩急驅市人而  
戰奮袵絕袂計不反踵法爲之也強者攘臂弱者枵  
腹亂民不戢則饑民不安使四境之民俛首弭足待  
恩澤於上而無敢有越志法爲之也故有執法之人

而法始重法重則天下事乃可得而理李石論治天  
下以爲法行則易耳趙廣漢每恨三輔亂其治不如  
其兼治之也故偏治則難兼治則易以公端嚴公亮  
揭綱引維取 國家三尺而輕重布之以表正百僚  
臨長百姓官不易常民不失業齊魯之間誰不安枕  
夫東人之困亟矣使闔省受其困雖一郡安猶未也  
闔省受其福吾郡亦必與焉今有衣而敝尺寸而補  
綴之無益也取而更其半則更處必有跡一支病則  
獨見一支急耳然其根本虛精神不强則一支亦不  
可得而理夫國之精神根本在紀綱法度耳無歲可

蠲可賑無兵可簡練也而無法則遂不可以治故夫重憲度者所以重海防也余與公同舉進士公以名御史按塞上余實執鞭弭相周旋今幸在部中私其顧復知公者宜莫如余故爲論次 朝廷命官之旨以賀并以自慶云

贈王介石先生擢右方伯序

介石王公以觀察使蒞淄青道者三年有 詔擢雲南右轄中丞尹公萬公請於 朝留公東省會府得旨下部議矣公戒行有日吏民不勝私戀皆謂留公省會不如專蒞淄青道也與其留公專治餉不如

兼兵餉治之郡邑草野之議無能自達於闕廷則詣不佞屬贈言夫今談吏治者未嘗不言久任法便而或以爲便於法不便於人情比中外諸臣一再推擇不報已不能無留滯之感尚何論久而愚以爲與其行久任法不如得恒德不二心之臣而任之誠得其人假操柄寬轡策比及三年未爲不久也不然者雖久且無益於治夫一人而事數更一事而議數更一議而今數更一令而法數更事更則紛議更則擾令更則疑法更則玩若此者雖久於官猶不久也王公以進士敷歷三十餘年自郎署而郡而臬而藩往來

於滇浙閩越齊魯間回翔中外升沉毀譽與夫人情  
欣厭輦笑如四時之序萬態日新於前而公表裏無  
易度險夷無二慮筮仕宦成無異操比倭奴之報倏  
緩倏急上下皇惑公徐起而爲備治兵治餉治城郭  
民不見擾事立辦治屹然爲東齊保障齊故多盜走  
死地如鷲里中豪百十爲儔伍任俠使氣凌轢下姓  
持吏短長公初至下令捕盜盜皆伏法捕惡少年重  
按之持綱紀如山豪有力者不得撼搖則相與斂手  
避之竟公任桴鼓不鳴赤白丸不起閭左始安枕矣  
大略公蒞事不爲擊搏久益堅定持議不激昂久而

績效益著與人處初似落落以嚴見憚久之淡而益  
親誠一而益信初直指王公按浙公已遷閩藩直指  
以吏議侵之及按東省具悉公治行復爲疏薦其功  
能可大任有識者蓋兩賢之夫此一人之身非拙治  
越巧治齊前見譏而後見賢也前覩其暫而後覩其  
久也公不見陽鱗魴魚之喻乎世非獨扱綸錯餌迎  
而吸之者爲陽鱗凡世之才美易見見而易盡者皆  
陽鱗之屬也外內異嚮初終改步且前且却且陰且  
陽以樹榮名取世資暫雖赫然久卽敗矣惟夫操心  
一執德固持法堅乃可以久則吾介石公其人哉吾

聞德惟一罔不吉二三罔不凶周太尉當大任徒以  
厚重少文博陸受知非有他端世徒見其進退不失  
尺寸耳要以勃之重光之慎皆久道也士非識不定  
非器不凝不定不凝則不可以久由此以窺公之肩  
受鴻鉅爲 國宣力殆未有量已豈一會府足爲公  
賀哉

贈康侍御序

余同年康公士遇奇偉倜儻通古今以世道爲已任  
始爲密雲令籍籍著能聲執法抑豪右殖孤弱報績  
奏最治行列高等徵拜爲御史需 命三年始得報

乃稱真御史也其比邑同官慶公之遭問序於不佞  
不佞惟士遇抱志弘遠矣得御史豈足爲士遇賀然  
御史而得士遇則足賀也夫今臺諫之職艱於授而  
踈於聽論者謂體視昔稍輕顧官非不能重人人不  
能重官耳人臣以踈逖之身一旦珥霜毫操白簡盱  
衡吐氣抵掌而策廟廊不可謂不重也乃或勢忤而  
機有所齟齬不能不委蛇以待裁決而吾清議肅明  
公道不焚斧鉞所指足爲異時錯置嚆矢則御史之  
言有時而伸而其法不撓縱法有時不得行而吾持  
論不阿抑何廩廩也夫人臣奉公盡職豎立謂何輕

以發之見事風生無所規避毛舉苛細不關大體重  
以持之含垢納污出入委蛇磊落英偉之氣墮靡而  
不可振兩者皆無當詎足爲官重哉昔陽城數年不  
論朝事止以欲焚麻一事震悚朝野所謂函牛之鼎  
善於用大疎節濶目勿論也谷永孔光指摘宮闈細  
及廐馬乘輿而大綱鉅要何默默耶五升之鬻而操  
牛刀以割之亦瑣於持論矣予謂丈夫遭時遇主當  
天下盤錯轆輶之會天日矢心恢澄其度砭若萬石  
之船而又以萬鈞之弩持其氣然後衡之以道鑑之  
以識相機而發乘時而動知無不言言無不當若仲

山甫之事君也夙夜匪懈柔不如剛不吐而衮職有  
闕則補之以今御史而得若而人詎不足爲官重哉  
余觀士遇識遠而器弘嶷嶷有古直臣風其游刃劇  
邑已槩見風裁固知其柱下建白必能持大體先  
國家所急爲諫臣倡始以人重官當無虞今日稍輕  
也然則諸君之賀非賀士遇得御史賀御史得士遇  
耳衆咸以爲然遂次其言爲序

贈林育所侍御考績序

侍御林公以是歲按中州且行矣會秩滿三歲則列  
狀上功曹功曹核其績最 天子嘉而 賜之命臺

中故事滿皆有賀而林公所薦達數公者相率詣不  
佞來徵詞余惟御史之績與百執事異天下諸司懸  
衡御史賢者予上考不賢者不及考輒斥去滿三載  
而非賢非不肖者又不得考其任不任皆御史爲品  
目以聞於朝而後天子黜陟焉御史則不然其  
措注在按部其建白在朝廷任不任皆天下耳目  
所共見不俟人相引重也夫百執事俟御史而重而  
御史自爲重然則御史所爲績者大矣公先按事宜  
大宣大歲苦虜患其晏然不被兵自和戎始和戎之  
利可覩明甚乃公獨謂不然爲條奏上之其略曰昔

在世廟時邊方益多事矣財盡於戰士死於虜也  
視今可不謂危焉然財盡於戰則士富也士死於虜  
則習戰而多勇今財盡於歲繒而士死於培克分國  
賦半給之貪不止奪士餉半予之盜不息夫虜豺狼  
也飽則愈噬彼挾戰而求益賞邊臣不能抗邊臣挾  
虜而求益餉計臣不能母予今且長此安窮乎方是  
時和戎無恙也而公逆知數歲之後計必出此蓋御  
史之言皆在天下所共見而公之隱憂深念乃在天  
下所不見然則公所爲績者大矣今且奉命按中  
州比于身在宣大爲肢體在中州爲胃腹比于病在



北海集 卷七 十四  
宣大如肢體之疾自外入在中州如胃腹之疾自內起請略舉數端與公籌之中州頻年苦旱流離未復比者大風黑祲助歲爲虐百姓毀室廬捐妻子拊首痛心而未知所委命此必且以蠲賑請頃大司農亦告匱安從得數百萬錢米予之如大江以南乎周鄭伊洛十餘國所稱 天潢之派何論千億其下者亂於齊民暴橫閭里間吏不能盡詰卽欲詰之此皆仰食縣官賦常祿不爲徵而奉法必用彼安能無反唇也黃河爲患歲決歲爲備歲有不決而無不備其費一切仰郡縣郡縣又取之民間以子遺之民奔命於

河之兩涯而未有休息時然猶幸無大決卽一旦而有宣防瓠子之役且胡以應之也此三者可不謂至難然皆有主者吾獨患不得慈愛彊明吏而任之誠得慈愛彊明吏而任之酌威惠揆緩急而撫循調劑其間民可使安歲可使不害豪宗可使不好法而水患可漸減今天下吏治窳惰上下相蒙飭亭傳綜簿書而無急公憂國之實藩臬諸司再歲而徙郡邑吏三四歲而徙得徙而已不復顧後患吾前所稱三難者孰任哉御史受命而出奉職者薦引之不奉職得彈治之事卽各有主乃主吏非御史孰任者公行矣

公之效已著於塞上而載在士大夫之口 天子方  
挈前功責後效而公亦且崇論宏議以終前緒吾固  
知公必能任中州事其在諸司吾又知公必能以任  
不任程之也蓋前所治在肢體後所治在胃腹既已  
能自爲重而又能使諸司重然則公所爲績者大矣

贈密雲令楊公考績序

密雲在畿輔諸邑稱最劇邊與腹錯地軍與民錯居  
兵與餉錯事多倚辦於令吾友楊子漸爲令三年邑  
大治考功課其績治平第一 天子下 璽書封其  
父若母如令甲某君某君來徵文於余余固知子漸

之能爲政也蓋不佞與子漸及葛仲明太史同舉于  
鄉相得驩甚去年仲明卒於京師執余手目其子以  
屬余而未能語余與同年康士遇諸兄弟計仲明子  
幼吾輩去德平遠緩急非有益獨有孺子締姻名宗  
可倚以自存則走書問子漸子漸報曰仲明向嘗微  
及之而吾亦已心許之豈以死負吾心哉遂以女許  
歸葛氏余是以知子漸能爲政也古稱循吏無如召  
父杜母中牟之政徵於童豎語曰上恤孤民不倍恤  
孤則不倍人我不倍人其誰倍之故上下能相親也  
守令親民比於乳保不屬毛離裏而出入於懷故陽

骨肉而中如行路人燥濕勞勩惟恐其主不知而主所不知則不爲甚或凌轢鼓弄以恣其所欲爲世有乳保不欺其主人視主人子如其子者幾人哉當葛太史歿藐焉遺孤無所歸命盛衰兩端涼燠萬端而子漸獨許歸以女不佞與之約曰是君壻而君子也君應之曰固吾壻也雖微吾壻吾猶將子之此其立義較然不欺死友者也不欺死友必不欺生君以傷其赤子吾是以知子漸爲賢令尹豈惟令尹又必且爲名諫官今水旱時有軍興大騷流移載道邑有廢井村無炊烟民窮困且死而官之譽日起 朝廷遠

無由聞子漸爲政務在拊循其民因欲從好除去其疾苦蘄乎字下不蘄乎伺上上之人知與不知無異操此其不爲欺于郊保之外必且不欺于交戟之內異日爲諫官必且盡以民間利病吏治善敗聞於上吾是知子漸必爲名諫官請載是語以要之異日

贈梓庭張君序

梓庭張君久以醫給事 禁庭非其好也棄去之客長安中余善病服其藥輒有驗相與數年矣未嘗以一言一事干余余甚重之客歲室人病熱邀張君診之曰脉治也無病是血勝氣殆有孕孕必男也今年

春孺子生彌月病急驚服張君藥一刀圭暫止旋發則召諸醫禱治之數日勢益急所服藥偕便俱下口中吹沫不休四肢震掉無晝夜諸醫皆曰技盡矣而病不應是殆不可治張君曰藥是也而病不應此元氣不勝藥力耳夫藥與便下者胃不運也津沫不止者脾不收也此其徵爲虛爲寒若以藥補胃氣以胃氣行藥力於法當愈卽取前藥加補劑哺之余初見孺子病急不忍視入擁衾而卧值日午諸客會食內人傳語曰孺子寐矣余曰是以將食僞寬我耳食竟入視之則睡已酣矣薄暮而寤病減十之五又數劑

而愈余大喜過望且謝且問之君治是病更數日不愈何其緩也一藥而愈又何速也張君曰始吾蓋嘗之也少嘗之而非是吾且違之而復嘗之旣精審而始專寘力焉夫小兒不能自言所患苦血脈未定不足據也其症又多兩相似臆而決之幸而中效甚速然不十全以表裏動靜病與藥相參不能取速效然可以十全以扁鵲聖智亦且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後之君子不飲上池水而僞言見垣一方人何也余聞其說而避之非獨論醫蓋涉世亦猶此矣語曰可則從之否則違之疑則少嘗之疑者聖人之

北海集 卷七 十八  
所不能無也不疑不能明不明不能斷故當其疑莫  
怯於聖人當其不疑莫勇於聖人而世且覺勇而禍  
用壯用固以及於僨事以不身至而隄度爲智以任  
曾臆不咨詢爲斷以侈言不稽考爲習事以不量柄  
鑿而陷禍患爲有執且夫利害相參禍福相倚是非  
相亂吾所見未定盍亦少嘗之嘗之而當因竟成之  
不當而有患不過如所嘗而止吾可別求其當者庖  
丁之解牛也每至其族蓋亦有疑焉世但慕其一朝  
解十二牛而不知其視爲止行爲遲則何也余故論  
次其事以告醫與士之欲速者

贈東海張君晉衡藩承奉序

國家置中官在內則大長秋在藩封則承奉最要大  
長秋職給事人主左右人主左右獻箴獻典盡規補  
察者故不在中官中官以供掃除非有參帷定策之  
力也雖以大長秋之重而宮闈之外無所關與至於  
藩封則不然藩王生長深宮鮮就外傳而王相權最  
輕秩常缺其旦夕與俱者獨闈寺之臣旦夕與俱也  
而有所陳說弼正則易而不聽盡辭直指以匡其違  
而救其不逮則又難而不聽也隨之則見謂蒲葦而  
希寵激之則見謂倨侮而沽直故其稱職最難東海

張君事衡藩三十年，倜儻饒幹畧，與人語逸氣橫發，口如懸河而果敢任事，無所屈撓。當康王嗣國，張君典醫藥，王故孱弱而二三無賴居中用事，熒惑聰聽，女謁寔繁，張君從容論說為故不省者而罷之。已伏階下上書極諫，至再至三，至指斥便佞語侵及王，竟不報。而二三無賴相與扼張君欲必置之死，張君中夜為奏草累數千言，輿棺詣直指言狀事，雖不行而藩府皆為震動。王怒甚，置張君掖庭秘室，械而繫之，瀕死者數矣。以有天幸，竟無恙。而王病潰甚，且逝，乃歎曰：悔不用張某言，以至此。遺令釋張君，張君哭。

之極哀曰：昔吾驟諫，王不聽，以至君臣之際有郤，王其以我為懟乎？雖死無以謝王。嗚嗚伏地不能起。於是齊魯之士聞之者，未嘗不高其陳義而諒其無他也。史氏曰：古稱忠者亦多端，哉兵諫亂也。而忠奪兇爭也。而忠登床攝衣慢也。而忠苟有忠信迹，何論焉。夫張君當其最難不言而見王之身日以危也，言之不見庸而結怨羣小見其身之日以危且沒沒也，故瞑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除君側之惡，其情蓋有大不得已者。事雖少激，倘亦所稱屈子之過過於忠者乎？今王入承國統，雅知張君行誼，上疏請

君爲承奉於是張君奉 救命以往夫當張君草疏以請除便佞期與之俱碎寧知復縮銀瑤插左貂視事藩封周旋嚴禁乎當時一二無賴悉伏於法而張君幽憂三年卒得昭雪被此顯榮禍福之機固難得而睹哉今王令休暢布於遠近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付君宮府不異體而臣主不異意行矣張君今更復何難矣張君欲不佞爲一言以贈余舊知張君事故爲之論著而贈之曰願君如管仲無忘在莒時也庶幾承德稟度副 主上簡命哉

贈惠安伯張公生子序

張之先從 高皇帝起積功至左都督其受伯封也以 昭皇后故也七傳而至今樂山公樂山公個儻饒幹畧善騎射磊磊有丈夫之槩喜交歡士大夫論議慷慨娓娓有足聽者爲圃於西郊備極幽勝之致嘗自稱曰元善幸以肺腑襲徹侯之業上之不敢道長平犁庭出塞之烈下之不敢修魏其引繩批根之郤又不能飾車騎子女如武安君惟是守先世堂構罔敢失墜入奉朝請出從賢士大夫游以自適於郊扉雲水之間如是而止矣往歲公修具召客觴館中二三兄弟余謝不往二三兄弟各爲詩紀西園之勝

北海集 卷七 二十二  
而并譽主人賢教余以昨日之遊驪甚也中酒而主人類若有憂者蓋樂山公年四十餘而嗣未立云余曰是無庸憂張公其必有子則質余曰子不識張公何以知張公有子曰余不識張公識張公所由封我國家外戚數行封矣更再傳猶有在者乎微獨封爵有更數世而高堂大第不頽圯者乎此其近者止其身遠者止其子而彭城惠安如魯靈光巋然獨存豈非以開國時有行間功哉夫擘功論烈孰與淮安鞏昌德慶三侯今開國諸侯伯大半國除而張氏一家兩伯傳世亡窮以此言之何獨言行間功已乎蓋

當 成祖時以漢王之間不能無幾微於東宮顧獨賢 昭皇后微 昭皇后事且不測此爲社稷之功一擁立 章皇帝及 睿皇帝委政中書常使使問閣中商確政事幾何以防旁落故終 昭皇后之世王振不敢橫洎棄天下振始得政然 帝亦且長明習天下事矣使當 睿皇帝初載守國之日淺微昭皇后振之流禍未有量也此爲社稷之功二夫天以 昭皇后康我國家而以彭城惠安世封報 昭皇后豈其功德在千萬世之後而報不及於數世之下以是知張公必有子無幾何而元嗣生諸徹侯來



北漢集 卷七  
乞言遂書是說以歸之

贈楊公子遊邑庠序

博士家自庠序以始由籍進而鼎鉉皆一塗也故先定志語曰百里之行起於跬步志定也顧名閥華胄之士與寒素互有難易其易者一而稱難者三公子勉之矣蓬門圭竇之夫未覩前期而求至茫然無所索途適越而北轅舍康衢而返業已日暮途遠不復可達卽達亦已重趼穿屣憊而後至亦大難矣公子日稟過庭之訓移氣移體聞移耳見移目聞見移心印洙泗型左馬不越闐闐而得之曷其易歟顧士起

自白屋一應弓旌足以光大其世若夫衣冠之族視爲故常其父析薪其子負之僅名曰肖其不克負荷則遂廢其弓冶不稱肖矣其難一士束髮遊里塾行能相若而相安若自宦遊而返國人屬耳目焉被服言動皆指以爲怪異不見才則以不見才訾之見才則又以見才訾之其難二窮鄉下邑終身不見異物而遷其修業難進亦難退若世家則耳目不乏玩出入不乏侶心有馳斂而所就業因之進旣不難退亦復易如介駿馬而馳近卽千里遠亦千里其難三蓋不佞少從家君宦遊之方城已而之雲中其居里中

不滿一歲前所稱一易三難者皆不佞素所歷也故  
 舉以告公子今有尺幅於此純素而待繪飾繪之工  
 不工無所匿也然繪不工不如其已也易其不工而  
 別繪之其為力倍於未繪時故君子慎始今公子亦  
 純素待繪飾時也公子勉之矣惟學可以取益於古  
 人惟問可以取益於今人才不厭上人志不厭下人  
 夫惟下人乃可以上人吾告公子止此耳若夫自庠  
 序由籍進而鼎鉉則公子所自致無間不佞矣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七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八

齊郡馮琦用韞著

序送

蕭漢穎守寧國序

薛青雷都諫出叅楚藩序

張泰亨都諫出叅中州序

李都諫出叅中州序

楊公亮太史外補序

郡守衛公入覲序

郡大夫介吾范公入覲序

陳侍御奉太夫人南還序

太宰楊夢山先生致仕序

水部項公序

郡伯胡公序

李仰城之山西總戎序

送蕭漢穎守寧國序

今天下諸郡國惟吳最劇士有文而佻民仰機智以  
食工最巧衣最華用最侈蓋已成俗且浸尋被於天  
下矣頃歲大祲言官交章言饑饉流離狀甚悉天  
子咨嗟遣使者齎司農大府金錢往賑之民乃始有  
寧宇而愚以爲饑穰代事也天道一再歲而一變穰  
而饑饑而穰如寒暑焉至日而返人事數歲而一變  
淳而漓漓而不可復淳如江河不至其最下不止  
也今天下皆憂一二歲可遷之水旱而不憂千百年  
不返之風俗愚甚惑焉寧國吳地也而比吳諸郡稍

簡士之文民之智工之巧衣之華用之侈皆出諸郡下而自古稱民安土阜風俗和柔則獨出諸郡上仕其地者多爲循良吏仕而去者多爲名卿大夫明典而可屈指數也此其地於官爲宜而漢陽蕭君以民部郎新受命爲茲地守蕭君素名能文章與其兄太史君皆負一世之望然意念常有以自下者其持身薄夸毗而崇真致其持論摧浮巧而原本始此其人復於其地宜茲行也風俗其有興乎寧國與吳諸郡錯壤而見稱爲和柔此其俗必有以自立而不受變能自立而不受變則移易風俗者必從此始寧國之

俗正而諸吳郡可觀聽而暨也蕭君勉哉天下事郡國自以其意爲之易耳而朝廷督責郡國使爲之常難今夫積米穀備賑貸詔未嘗不數下一旦而有方千里之水旱舍請內帑無策矣則向所謂備者謂何然其事後猶以爲請若夫俗流失世敗壞卽事後不請矣勸稼穡禁奢靡厚風俗詔未嘗不數下而郡國所以應詔旨者何等也此無異故不自出其意而徒以虛文塞上督責耳備水旱者當於未形正風俗者當於未成今俗已成矣而吏恬不爲意何也物莫不有始莫不有漸寧國俗卽善然與古所稱民安土

阜風俗和柔者亦安能無小異夫與今之俗有小異者則醇懿之路也與古之俗有小異者則浮澆之首也蕭君行矣竟君才力自以其意爲治察青蘋之所由究狂瀾之所止使寧國之俗盡還其古初而無少異且以次漸被於諸吳郡吳之俗正而天下可觀聽而暨也蓋兩漢循良吏以文翁爲稱首徒以遣弟子受經京師彬彬多文學士愚謂彼自有純白而飾以丹矐耳變蜀俗當用文變吳俗當用朴然而由朴入文易由文入朴難異日蕭君政成而史臣紀之且駸駸出文翁上矣故士文不如質民智不如愚工巧不

如拙衣華不如素用侈不如嗇而治之文不如朴嗚呼士誠質民誠愚工誠拙衣誠素用誠嗇治誠朴卽微獨風俗其亦可以無憂水旱矣

送薛青雷都諫出叅藩序

今年春薛君自都諫叅楚藩其門下士問言於余薛君余所首舉士更十年而薛君遂自舉士且階三品官易達也時易逝也離合不可常也不佞於是乎三嘆初薛子自吉士爲給諫要人啗之引與共事薛子謝不往曰士而附人非士也居官業不能無是非毀譽又以附人人之得失我亦與焉是前之是非毀譽

一而後之是非毀譽二一吾猶不任而况二也夫守身若薛子者可也蓋治世如治邊其凌厲搏擊持人短長相刃相劓如風如濤似戰芘蔭宇下甘言媚詞覓人顏色無所不唯諾似和不激不阿不可親踈招不來麾不去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似守故治邊涉世皆有二策吾皆取守焉薛君曰夫守居先生之地可也而三才言官也未能崇論宏議極言闕失今且儼然叅藩未有以報國恩後卽再欲有所補拾何由乎余以爲不然夫世無極言敢諫則吾以責君世盡欲爲直言敢諫則吾不以責君言路之塞也人

盡不言其開也盡人而言盡人而言盡不言之漸也事不少不貴不極不反言者少而言始貴言貴而名附之名之所歸趨者乃衆言衆無以自異則競爲激切觸冒忌諱人主遂疑群下與之爲抗操成心以逆之而言者始拙三年以來一鳴輒斥一斥不收伏在草莽者百餘人於是言官言者十而一非言官而言者百而一嗟乎士何其易勇而易怯也則所謂盡人言者盡不言之漸也薛君爲諫官遇事卽言言當其事而止亦無依違亦無抗厲亦無附麗亦無避忌此所謂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者耶無論守身卽守

官如此未爲失也。蓋數年以前，朝廷論議多待言官而發，或行一政而言官操可否議其後，於是任事者輕言事者重，今言官之牘不必盡報，報未必行，言稍切或反以激而僨事，不言又非其官，則不如外僚尺尺寸寸可自樹也。夫言所以爲行也不行不如其已，今之言官言而待人行之，今之藩臬不必言而自行之，自行之與待人難易相去遠矣。古行省大僚多自以其意爲治，不盡循一途轍，國家法度纖悉具備，三尺律令人盡出其中，能守法者稱賢耳。由前言之則守官由今言之則守法，吾始終所予皆在焉。夫

治邊者能守未必勝也可以無大敗居官裨身者能守未必利也可以無大害吾願與君終守此言也且以與君之門人共之

送張泰亨都諫出叅中州序

丁亥春偕泰亨送楊公亮之閩王伯楨之蜀又二年而泰亨以叅藩出也諸兄弟數置酒餞泰亨泰亨亦置酒別諸兄弟居者去者皆不能爲懷又念新去者解携自此始而舊去者未有會期諸兄弟在長安者益落落嗟嗟泰亨其柰此別何也顧余所以戀戀泰亨者獨在離別之際而自別離以外無爲泰亨憾者

北海集 卷八 六 漢文  
我朝諫官之秩至都諫而止內卿寺外叅知則以  
次第無所簡擇泰亨至於此則主上之明聖而泰  
亨之成勞也自古特立敢言之士未必久居朝廷  
以汲長孺之直不得出入禁闥范仲淹歐陽修一語  
不合輒上章乞外任去試觀古今直節士在諫闥十  
二年始終無所摧抑如泰亨者幾人哉今上方弘  
聽納獎忠直深言不見詰正言不見格故泰亨得展  
意竭節無所依違以至此夫已受其成勞而彰主  
上之明聖雖出在外藩何憾也世見泰亨介然獨立  
以爲難余謂泰亨前此何難繼此乃當難耳士聲名

未立片語而當士爭附之比士論既附天下厚求亡  
已時挈前言責後效後效一不酬而前之言盡廢夫  
狐涉水濡其尾虵盡足亡其酒此世所習知也過之  
則爲蛇足不及則爲狐尾故愚謂泰亨前此未嘗難  
繼此乃難耳泰亨自常吉爲諫官所與皆榮次素定  
偶俱無猜而今始爲外僚行省大吏以十數官相甲  
乙才相什百聲譽相低昂過未必相匡維而禮相責  
望進未必相薦達而退相怨誹語曰獸惡其網民惡  
其上均是官也吾聲名顯據其上使人俛首厭心爲  
吾下泰亨謂此爲不難乎天下莫難於處衆衆所譽



衆所誹皆懼府也夫惟正已無求於人則無怨已處  
直無以曲人已處潔無以汙人已處是無以非人凡  
物情之有是非也不如其已吾且在是非之中吾何  
敢言吾且在是非之外而又奚以言爲是非者離合  
之關而悔吝之首也吾願泰亨慎之泰亨往矣秩已  
崇矣行已成矣士已附矣自今而有患其在有餘茂  
不足矣勞不可棄成不可毀全不可處衆不可益棄  
勞罔功毀成罔終處全反缺蓋衆反折吾願泰亨慎  
之自諸兄弟講業金馬門以至今十有四年且合且  
離情款如一日以心之無遠也故盡言以規子吾所

以規子者止此矣然終無柰此別何也

送都諫李君出叅中州序

李君以兵垣都諫擢河南叅藩往也或謂李君方以  
直節顯 廷中亡不歸重李君不宜出 輦轂下汲  
長孺拜淮陽伏謝不受詔至厯詔旨強予而猶以爲  
不得復與朝廷議邑邑也夫李君蓋亦有邑邑戀  
闕之心哉余應之曰是不知長孺安知李君長孺豈  
獨以褊心有少望耶彼痛其言不盡施用而人主迫  
近憚之爾李君爲諫臣且數年矣數引大體廷爭  
上未嘗不斂容禮下之也得所上便宜可下公卿雜

議而行之 上數用李君言數見用而效異於長孺  
時遠甚李君則何不可也其以拾遺補闕蘋蘩省闥  
則惟命其以列之卿寺秩而優游以展采錯事則惟  
命其以藩宣下國察長吏得失以便安百姓則亦惟  
命人臣爲主用職耳柰何計內外論輕重也今夫風  
議之臣圖事揆策置郵而傳之四方其誰敢廢格顧  
言事與事事者其見宜不能無小異人情不能安其  
所異而行其所不安彼將陽爲之而實不省獨以虛  
文應令爾故我策事而責人以所必行不如自行之  
之順於計也人策事而以所必行責我不如自言之

之便於事也今也李君乃得自行之矣且李君治汝  
南成臯宛葉間非楚漢相爭要害地乎南走淮北走  
洛古所稱天地之中其聲教易訖也以向所上便宜  
措諸行事天下益以信李君言而 朝廷嚮用李君  
益專蕭太傅不自少府爲馮翊乎漢家以爲議論有  
餘欲詳試其政事而專用之由斯言之 朝廷之使  
李君叅藩乃以重李君李君則何不可也李君門下  
士王君等二十人屬不佞爲贈言李君校文禮闈稱  
得士 廷對上甲者三人而兩人出君門下君行矣  
汝南故多奇士卽如袁安叔度之流豈於今闕如也

君往進而弘獎之德星隱隱復聚汝穎間不佞則執筆俟之矣

送楊公亮太史外補序

嗟茲乎公亮公亮欲安之乎蓋公亮爲史官執筆扎侍今上左右且十年而乃出叅藩也公亮儻芴負奇不爲熾趨偉而長髯其意氣籠蓋陰暎輒傾坐客抵掌譚天下得失甚辨知公亮者以爲磊磊有丈夫風槩而不知者且謂公亮虛僑恃氣乘人以鬪其捷於是公亮竟外補云夫我詞臣非有職事也惟二三兄弟相出入吾兄弟比以安而人猶得挾持浮說中

公亮今公亮出在數千里外其相與非有斷金盍簪之素擬聲而譚擬足而步俯仰御史前而公亮又不能摧剛爲柔破方爲圓以自親媚於惠文之列自公亮在詞林不能安其官今且以此安之乎公亮曰吾將去而歸爾楊於鄞稱著姓而公亮非有烏僕素封之業也又非有陸大夫橐中裝才自給朝夕耳而族之貧者往往待公亮舉火又相與陰藉其名以行其不行怨公亮其行也名亦歸公亮其人皆大父父行也不可誨語而射影之倫且借之以脩其郤公亮曰吾寧去而僑居別郡爾夫僑居則何可長也嗟茲乎

北海集 卷八  
公亮其竟以此安之乎吾儕向者徒持文墨議論未  
有尺寸之效今公亮乃得一當以報天子苟可  
以報天子何往不得自效顧今所以目公亮者何  
等也以爲賢知無賢知跡也以爲愚不肖無愚不肖  
跡也知愚賢不肖之間鑿空而無所處世且謂公亮  
何人哉曰是揚己是任氣是負罪於館閣而中道棄  
之外藩者耶此三者世所大疑也處三疑之勢而求  
容嗟茲乎公亮其竟以此安之乎命下之日二三  
子過公亮相慰也已復相與謀出處焉余子曰使我  
處此則弗爲也不敢以我所不爲者勸吾子張子曰

我之不愆出亦何罪子其往也王子曰國之業在北  
風之二章矣曾子曰太夫人在焉捧檄而喜爲親詘  
也陸子曰啜菽飲水亦足以樂矣計猶豫未定楊子  
決之不佞不佞無能爲公亮決出處請爲公亮陳出  
處之理夫公亮非生而官又非生而官翰林公亮而  
之官請一切比於外吏忘其爲翰林卽去此而歸乎  
請一切比於諸生忘其爲官蓋古人之言曰貧賤不  
能詘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而高曠之士  
矯之曰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夫富貴而快  
意貧賤而肆志此兩語者品則別矣總之不敢爲公

北海集 卷之七  
亮道也。公亮出亦可，不出亦可。無違出處之理而可矣。

送郡守衛公入覲序

郡守衛公將朝於京師。其僚王公邵公馬公與郡吏民皆祖道而使馮子爲之辭。蓋天下有治平之原而余將以計典卜也。治天下賞罰兩端而已。賞罰莫大於計典。數年以前重能吏而比歲專取廉能吏。驚舉風發工治辦喜聲名不務深求百姓疾苦矜其所長以凌轢人。天下奇其用疑其心而能吏絀廉吏節約不煩民。然躬自刻厲以治人多不寬。一旦有緩

急徃徃不能掩其所短。天下高其風局其用而廉吏絀夫。上畸重而賞行焉而名附焉。賞行名附而天下求之者厚短長立見。重乃始輕於是。賞者不爲勸而受罰者有辭。衛公廉吏也而材足以濟執法。堅布令平寬嚴相輔事至立決。然未嘗以行能驕人與人語。欸欸任質而未嘗徇人以非禮。人亦無敢干以非法。往歲郡被災公率長吏循而拊之。饑民得無死。明年歲稍登流移來歸室家相保。政平訟理教化漸興。公乃以歲事告成功於聖天子。度天子必將褒寵公以風示天下。天下奇其用而無能致其瑕瑜。高其

風而無能窮其伎倆是公以能重廉以廉重能是朝廷以公治一郡以一郡治天下吾將以所賞徵所罰以所賢徵所否賞罰旣明賢不肖旣形天下治矣古者三載考績五月報政豈惟是課幽明行黜陟亦曰百職之衆萬里之外皆得以時見天子故事不隔而上下親至漢時刺史守相出皆得陞辭試治民方畧治成見徵必親臨問考其行事以質其言賢者超拜爲九卿蓋猶古之遺也余自束髮登朝猶及今天子臨軒褒予廉能吏謁者以次引上殿賜法酒選諸所表登用之又其後入計之吏猶以上日

與廷臣比肩稱萬壽近者臣子精誠不能感動天地曠時經歲不聞清蹕計吏足跡不及掖門之內獨以職事聽予奪於考功羣情鬱結如沐髮晞朝陽此固九廟所憫惻也比見我皇上裁決政事英斷如神不惜內帑數十萬以活兩河之民豈其加意于民而限此咫尺不一見親民之吏此必不然今上誠出而見羣臣羣臣各奉職而進覈功能行賞罰計吏得瞻日月末光歸而與吏民頌說亡敢有名實不相應以干大典則太平計日可望夫世之治也外僚輦轂也世之季也廷臣九闈也隆替之故其

在今矣不佞將以計典卜也

送郡大夫介吾范公入 覲序

明年當大計郡吏會海上倭報狎至於是都御史御史上章請留諸郡縣長吏視事而以叅佐朝京師議既定吾郡守不行矣天官氏覆其章留並海十州縣備非常其餘皆入 覲如故吾郡守范公不及裝而發車及於蒲胥之市士大夫皆出祖詫相謂曰何其遽也兩臺與天官氏異指乎而吾以爲皆是也海氛甚惡且張且翕彼且爲龍爲蛇以螫自存而俟春和爲鯨爲鯢以噬我北扼於王師不得逞而別圖陰平

之道則內地受兵夫擁十二河山包險阻居上游惟吾郡最重恃遠不備戒在莒矣夫不備而危與危而求備則不如先事圖之與其使人代庖無寧使庖人自治都御史御史議是也夫禮莫大於肆朝儀莫侈於元會課吏治莫急於殿最詢國典莫重於象魏倭在大海外而我斤斤自守缺會同之禮非所以尊朝廷明臣誼示中國廣大也此兩者皆是而天官氏所持者大吾郡齊也請徵齊事威王時不涖朝者數年委政卿大夫國人不治諸侯並伐於是召卽墨大夫親與語封之召阿大夫親與語烹之始起兵伐趙

魏敗魏人魏人請和趙人歸我長城向使威王非朝見群臣躬行誅賞吏終不盡力雖起兵兵不爲用而敵人不服故氣決於內而威奮於外則戰勝於朝廷之說也今主上神明英斷撫臨萬國非齊威所敢望而頻年以來法宮靜攝廷臣稀得進見不能無引而玩愒今天下郡國皆集輦轂下上亦且厭深居之邃密思明堂之顯敞而琛玉在廷鴻鸞漸階天光下臨延問得失上下之交固地天之氣浹中外群臣喜色相告皆有精明強力耿介當風之意合百僚心力以彌內釁而禦其外侮雖萬里之外可使歛衽

來朝夫倭首難於朝鮮就我聲教暨及宜莫近於齊所謂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宜莫如吾郡而不事左右以求譽者宜莫如吾范公范公涖吾郡二年其守介其才達其政平其節安其量恢乎不可涯涘也汪汪千頃意其人乎舍爲雲霧霈爲霖雨冒崇山蒸大澤四境之民無不沾漑者此聖天子所欲亟聞而天官氏所爲書上考也吾聞先王之制畿甸侯衛莫敢不至而後問及要荒之外則有征伐之師威讓之令今日之事倘亦修名修德之時乎海濱外臣則何敢後焉於是范公飲未卒爵升車而去



送陳侍御奉太夫人南還序

今年春陳侍御從龍以河南道主計吏引繩墨別白黑黜陟一稟於至公朝紳爭識其風采會言官以請訓儲得重譴省臺以論救而譴者十餘人銓部以遷建言者官而譴者四人一時所稱端人正士如鍾都諫羽正張都諫棟王選部教皆與焉侍御欲草疏直其事或謂侍御前疏指切宮闈留不報今復有所論列必將上干明主怒以憂太夫人太夫人亦數諭止之屏居獨處則使使偵侍御何爲出稍久不還則使使趣召之曰得無入朝上封事也侍御久之

不得發意嘿嘿不自快於是奉太夫人以歸友人馮子酌之酒而送之曰嗟乎端人正士盡之矣或以言去或以職去或以不得其言與職以去朝士大夫其畏哉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覆說也蓋往歲之事驟進賢人而亟退不肖夫名者爭之器也予之美名又驟予之美秩天道所忌也奪之以所深利而被之以大不肖之名在人情必不堪處天之所忌與人

之所不堪財其勢不可以久夫甚精必愚至潔易辱

經經者可激而盡也士業以抗直爲世所指目遇事必言言必盡盡言必得罪一得罪則其類不可以獨

安非以言去則以不言去言與去皆足以自離於人  
主人主既不肯虛懷以聽人臣又不肯降心以留此  
不盡不止之勢也蓋自古旅進者必旅退若旅退則  
未必復進宋時諸大臣一語不合卽下殿上劄子求  
去一正人去而衆正人從之故有官家別用一番人  
之說向使諸公稍濡忍調劑無過持其高論使君子  
小人角立而爭雖未必盡行其志然決不至喪朋敗  
類空人國家如是速也由此言之則君臣之離合陰  
陽之消長可具見於前事矣方今君臣隔絕外不  
寧而多內憂悠悠萬事未有反汗拔山可以口舌爭

而得者計獨有竭誠極忠從容鎮定而微防其不然  
真見不然然後以死守之耳蓋正人常利朝廷無  
事而不肖人常利君子有事君子居重爲輕根處靜  
爲躁君卽使闔閣無有所問而正人在朝廷士之  
持兩端且向且背者亦猶有所繫心卽真爲不肖亦  
有所憚不敢發夫使不肖人有所憚不敢發卽君子  
之類不盡而天下事尚可爲此詩人所爲賦白駒也  
侍御行矣予假以歲暮爲期待御慎無有他請使世  
多君子耶我與天下同爲君子世無君子耶我獨爲  
君子同爲君子其功大獨爲君子其力專侍御言官

也安往不得自效夫使侍御險危其身以沽直名太夫人不喜也使侍御變度易慮習爲周容太夫人又不喜使侍御不勝膝下之戀優游遁思坐而自廢太夫人又不喜太夫人所喜者惟侍御爲君子及與天下同爲君子耳侍御奉親孝能養志其以余言質太夫人以爲然否

送太宰夢山楊先生致仕序

吾鄉夢山楊公爲太宰七年乞休章凡數十餘上天子重違公志予致仕乘傳以歸歲給夫廩示優異焉去之日百僚設祖帳都門外相與歆艷嘆息謂

此數十年所無而又或謂公尚健柰何自遂忘天下主上亦柰何不且爲天下留公不佞則以爲公之得請與上之聽公以去也是清朝之盛事而太平顯徵也蓋韓魏公治相州歐陽修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爲人情所榮而蘇軾作醉白堂記謂公浩然將歸老於家天下共挽留之有羨於樂天而不可得夫以魏公勲名德業而歐蘇兩文忠一以其歸爲榮一以其不得歸爲歎則大臣進退之際何可易言之也不佞侍公久竊以爲公敷歷中外大類魏公而持論行事皆近之魏公自諫官歷安撫招討經畧始

入爲執政而公亦自諫官歷藩臬以中丞撫晉代上  
谷間始入爲太宰魏公朴忠厚重不務分別白黑以  
杜朝士甲乙之論而公亦以朴忠厚重和合 朝廷  
以爲百司各循職業省議論而天下自治識者讀其  
啓事皆謂有宋大臣之風然魏公終其身埤益執掌  
不得謝事以歸其歸相州亦自領安撫使而公仕四  
十餘年大半 予告今且懸車解綬翩翩歸桃花嶺  
上也歐陽所稱功被生民德施社稷皆公所有而蘇  
所稱處憂患之域行利害之塗皆公所無蓋惟天下  
無事國家有人故公得釋重負以去不然公卽欲自

遂柰天下何且 上卽欲聽公去柰天下何蓋天下  
有盛世之君子有叔世之君子叔世之君子錚錚皎  
皎常若有餘盛世之君子惴惴常若不足叔世  
之君子鞠躬盡瘁馳騫出入而常不足盛世之君子  
功成則退年至則還雍容進退而常有餘以其人論  
其世卽千百載可具覩而何幸於公見之也公行矣  
世之以進爲榮以退爲潔以一身爲進退者皆不足  
以頌公微世之清夷公卽不來微世之清夷公卽不  
得往故余以爲公之得請去是清時之盛事而太平  
之顯徵也乃論次之以附畫錦醉白二記之後使後

北海集  
卷八  
有考焉

送水部項公序

家君備兵易水上朝夕與俱則惟民部華公水部項公三人者相得歡甚家君謂項公磊砢多英其學無所不窺類杜武庫而華公精心營職綜理微密有陶士行遺風每遇都門誦兩公不能去口不佞輒退而私識之華公受事新與家君恨相知晚三年之內相終始者則惟項公項公既受代而家君亦量移中州燕臺易水間夙昔共遊處者惟華公一人在耳愴然有河梁之感則命不佞贈項公以言不佞蓋習聞項

公與家君交驩事而咨咨嘆焉項公司燿者也商作樵蘇于山無所得材材盡勢不能他無所索民必執之曰是闡入禁山而縱尋斧者也於是民與商日相持而爭民與商爭固當自主民者畸重民主商者畸重商而官與官日相持而爭業已有事端則又以徵逐交際彌縫其闕心不競而力爭衷不和而外飾故其相與如合瓦石而常不歡項公家君相與約曰人王人也事王事也吾何心哉曲直在民輕重在法總之不在我如權衡然兩無所畸重而兩持其平商與民得其平則兩無怨而事兩相濟夫主戰者必絀款

北海集 卷八 二  
主款者必絀戰主兵者嘗憂餉不足而主餉者嘗憂  
兵有餘此無他有已故也夫當國家安危利害未有  
以爲已事者其所統攝與體貌未有不以爲已事  
者也假如盡曰人王人也事王事也吾何心哉則天  
下復何事矣今有重器於此一人持之未必舉也一  
持之東向一持之西向則能舉不能行惟夫兩人舉  
之而兩相從則蔑不濟矣今不務所以相濟而務相  
競此不佞所爲咨咨嘆者也公具文武才多籌策善  
騎射確然足爲世資當天下多事有才皆可以自見  
公之先襄毅公實戡定西陲以銘功於太常今日寧

夏之變勢劇於石城降胡叛卒罪浮於滿四而內饜  
積粟外憑驕虜其難且什百往時公亦有善謀奇計  
可以弘濟艱難者乎公所著北境禦倭畧千餘言足  
稱石畫不佞旣得寓目矣西事之未靖則不佞請得  
而面承之家君與公不勝離索之懷而不佞識荆傾  
蓋將自此始旣爲家君惜別行自快也於是乎言

送郡伯胡公序

詔安胡公之守青州也擢自登州貳其貳登州方倭  
事急海上一切戰守備皆倚辦公都御史御史交章  
言公可登州守可按察僉事皆寢不報最後請以爲

青州守乃許之公磊砢有正骨識大體敢任事其綜覈微密如魏弱翁被服儒雅興教化如文翁也行之期年民以大和會有採山之役使者四出益都令不勝憤上章持中貴人中貴人反嚙之有 詔逮益都令繫詔獄卽訊胡公及其佐燕公曰是強項吏非墨吏也中貴人上言此兩人實送其帑以行 詔奪爵一級於是經畧邢公覈上禦倭功次海以內胡公功第一章下大司馬未覆而胡公解郡事公旣聞命稽首北向謝歸郡舍治裝裝無可治者單車就道上民空城郭送之皆嘆息有泣下者擁其車不得行公曰

守力不能抗中貴人爲百姓主守固當去去官以老以病以墨以猾賊任威以才不任部劇守獨以忤中貴人去其忤中貴人因忤 旨或謫爲尉史爲編氓甚至赴逮長繫謫士伍而守罪獨薄謫獨輕守卽去其敢忘 上之賜故事謫官自常員以外去住得自便不去且隱於吏去且以吏而隱守卽去甚適也百姓泣曰公適不適吾不敢知吾儕小民知小民耳自公之來民不苦水旱不苦賦役不苦軍興徵發獨苦曠然而公在也比者權稅告緡之令下矣山不足畝代之賈不足農代之民旣瘠矣無所告語獨以公爲

天公且去民復安歸命乎嚙令令去嚙守守去何有  
於民民卽脫屣去耳顧安得無礦無稅之地託吾足  
乎縉紳大夫曰嘻汝小民獨知小民耳夫勅使者鎮  
守之漸也乘人主之所嚮而操其說之所必入自禮  
曹之外五官者無所不侵也夫旣以言利奪民部虞  
部權又可緣利事予奪人生人死人出入人罪破壞  
人家族而遼左使者駸駸談兵事扼守牧之吭掣中  
丞之肘而鉗惠文之吻頤頰一動立陷人以不測之  
罪合省臺之力搖其毛毳之廝養不可得彼且取  
國家三尺而侮易之何有於爾民蓋漢寺人干政唐

典兵而今理財也附麗之者各以類至亂之興也先  
見徵象而後以事應之嫫不恤緯而憂宗周五下國  
其懼哉於是太史氏執簡以進曰胡公以釋負喜也  
民憂民諸大夫憂國愚竊推數循理觀之喜與憂且  
兩去也久雨易陰久陰易雨山澤之氣相蒸愁霖望  
日恨不須臾及其挾浮雲斷雌霓劃然開朗萬里一  
碧亦直頃刻耳夫吾君者聖主也憂百谷王之不  
盈而偶不慮百谷之虛也羞威之不行於百獸而偶  
不虞其有所假也以凡人測聖人無異斥鷃望垂天  
若以主上神明獨覩而獨斷之則反覆手耳輪臺



必不俟老而悔奉天必不俟亂而詔公方以東事見  
推功第一請遂以東事卜之當議封時廷臣關說萬  
方不能入及一旦下明詔罷和議決戰守衡功罪豈  
俟崇朝而定哉夫吾君者聖主也豈其明見萬里  
之外而不能銷萌厭難於千里之內此必不然吾恃  
此以不恐胡公卽欲隱於吏乎以吏隱乎其爲適也  
亦無幾時矣郡理劉公惜公去以贈文屬余余不能  
別公猶劉公也於是乎言

送李仰城之山西總戎序

寧遠公方以武事垂帶礪之業而長君仰城公者以

名將子捕首虜樹功伐塞上入爲勲衛副北軍久之  
拜大將總三晉之師東起遼陽西竟太原數千里之  
間則李公父子爲扞蔽云李公旣受脈以行三韓士  
之官於朝者皆出祖而以言屬不佞不佞將稱述闕  
闕以侈行色無當於贈言之義卽欲有所陳說則封  
疆之事非所習雖然視諸故記畧可得而言矣夫將  
臣立功闡外者惟其時耳以李將軍氣蓋一世受知  
人主而文帝以爲不遇時假令生高帝時萬戶侯豈  
足道哉蓋天下始和親也及當武帝時盛兵出塞而  
位不過九卿任不過偏將至不得一當前行此雖遇

時與不遇何異哉李公故儻募負奇力扼虎射命中  
居常率迹射之士自當一隊橫衝匈奴相戒不敢犯  
此其意氣無異李將軍今且建大旗鼓握虎符以往  
其遇合於時視李將軍何如矣蓋嘉靖中虜勢張甚  
薄我郊甸入衛之師雲翔而不能戰烏覩所謂犁庭  
度漠之奇隆慶中虜始悔禍稟受纓縻將士以徼功  
爲戒卽勇畧如飛將軍者持籌而計市直爾犁庭度  
漠之奇安所用之日者虜族類不相能尋及干戈三  
月不解所殺傷以千計而其大酋名王不能禁止今  
雖小定然而各操其隙疑不能無兩心意者天將大

披其國長其爭端而未殺其毒未可知也夫虜勢所  
由盛衰邊事所由利鈍惟此時矣 朝廷深惟至計  
推轂而遣將軍願將軍熟計之而無與俗同夫神爵  
之兵力非勁於元狩出塞之師長駕遠馭非加於曩  
時之畧也不用甲不伸威而單于入朝邊徼以寧此  
非漢道有強弱而虜勢有分合也今有能兩匈奴其  
國如五單于爭立之事者乎其強者長內亂而弱者  
藉外援行矣李公功名之會千載一時不可失也日  
當邊陲少事拊循士卒討練軍實乘隙蹈瑕成軍而  
出足以一逞而將吏視蔭無能遠圖士氣沮傷軍行

北海集 卷八  
三三  
四百六  
情竅今卽有渾邪要邊叩關內附而中國能具驃姚  
數萬精騎迎之境上者乎將雖仁明誰與領此夫疆  
場之事卽可以亡奇柰何亡備一旦有不虞不戒虜  
騎闕于互市之下其何以制其死命願將軍熟計之  
也夫國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陳湯發屯田吏士  
毆從烏孫兵破三重城斬郅支首此豈素所訓厲與  
將相習者哉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衆一號令之氣色  
精明今以李君才畧總三晉之師指麾變置而戎行  
有不改觀卒乘有不增氣者乎無論遠者卽我三韓  
之卒非素勁也敗傷之氣數年未復特以君家大將

軍用之而士務先登戰不旋踵威震殊俗武暢四海  
由此觀之士豈有勇怯顧將之所用之行矣李公勵  
飛將之氣決射聲之計師臨淮之紀律遂神爵之長  
策千載之功一朝而立使後世稱國家之有世將比  
於吉甫召虎嗚呼真不負此時矣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八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九

齊郡馮琦用韞著

序壽

元輔對南王公六十有六序

趙翁偕夫人八十序

伯父伯母六十偕壽序

魏太翁八表序

少司徒筠岡翁偕王淑人雙壽三封序

林阜南老師六十序

陸仰山年伯七十序

楊東臺先生七十序

劉彬泉老先生暨某夫人七十序

封都御史魏太翁序

于長公六十序

趙封君夫婦八十序

顧冲菴中丞母單太夫人序

邢封君八表序

光祿卿雲坡李公八十八序

壽元輔對南王公六十有六序

上御曆之十九年山陰王公晉陟元輔越明年以封  
還內降抗疏予告歸年甫五十有六又十年而  
上乃冊建皇太子如公所抗疏指使使奉璽書往  
問公行有日矣是歲公年且六十有六十二月朔其  
覽揆之辰海內願公壽而萬里祝者適與命使會其  
無似緣先大夫之誼得稱年家子已從詞林荷國士  
之遇會今舉慶典得受事禮官凡公所以弼上  
與夫上所以終眷公者咸與有聞焉敢微一言以  
私下執事蓋自士大夫徂於不顯諫之說乃始貴成

謀薄廷諍乘會而導之以微夫乃身安而道行然世  
乃有成謀因廷諍而就微言因驟諫而決用世之道  
因不用而尊則於吾王公見之世謂廷諍不如成事  
蓋出於陳平今日面折廷諍臣不如君異日安劉氏  
君不如臣嗟乎平之幸而中也知士多謀多成而慮  
有遷直士絕慮無遷自古以廣之中庸成克之中立  
者豈少哉直士不憚賜劔賜玦皎然明其獨是然後  
持正論者日強而且前且却者不敢反踵故陵所欲  
爲則平成之平所未必爲則陵激之當公抗疏時或  
以爲直而過然十五年以來士不敢懷兩心操兩端

以託之于 天子家事者誰實主之夫廷爭未必成  
事而成謀乃因廷爭以就此不可不察也凡人主有  
所欲爲而人臣爭之強欲竟則不可欲止則耻詘於  
下後有人持婉詞以進人主常喜而從之乃其意則  
當直諫時固已自知其不可夫入機以直動而出機  
以婉發直諫之功在人主意搖搖不定之始而婉言  
之功在人主既定而未發之後唐穆宗欲罪崔發羣  
臣爭言不可上不懌卽不懌而上固知其不可故李  
逢吉一言發立得釋當公救言官時說者謂慮乃不  
如逢吉不知以一言去數言官以言官罷一相人主

然其

其亦有悔心曰事得微有不可者乎夫有公之法言  
在後卽巽可也公誠有以動主上意後卽靜可也  
故驟諫未必悟主而微言乃因驟諫而決不可不察  
也凡人主所用未必重所不用未必不重呂蒙正可  
謂得君及其罷帝謂以爲望復位眼穿矣汲黯屢告  
屢外補乃比於古之社稷臣人主謂羣臣於官如含  
蕪耳乃亦有不愛爵祿一不合脫屣去者乎此於人  
主之私甚不便而心且重之後且見思有大任則必  
曰某也可數十年以來亦有合則留不合卽去不辱  
理色詞氣如公者乎夫吾君聖人也潛識而顯施

以不用故神  
完太厚直  
不以人不能

之深准而迅發之用其道不必於其人也用其人不  
必於其時也故去國非所以求庸而用世之道乃或  
以不用而尊此不可不察說者謂公以不用故神完  
假令公焦然機務之重寧得暇豫自完若此吾以公  
之壽不關用不用也公之壽在用直而抱一夫直者  
生之徒也而一者數之始也譬之松柏脉理直而根  
不搖直故其液足以自濡不搖故常定此風雨所不  
能撼雷霆所不能驚爍金流石所不能焦而窮陰朔  
雪所不能剥者也夫人所由壯盛者血氣也而易竭  
也遇事而有執者意氣也而易折也若以正理御正

氣則孰竭而孰折之純氣之守是曰上壽何問用不用哉蓋天下事往往相反而以相成廷諍之爲成謀也驟諫之爲微詞也與夫不用之爲用也斯已然矣處雷霆身反以安居草澤名反以榮托鱗踐虎死生成敗之勿敢知年反以長乃任直而逆憂其不完者則何也余持是說間以語大司寇蕭公蕭公以爲知言乃論次之而合詞以祝

壽趙翁偕夫人八十序

今海內稱最盛備諸福者無如東萊趙氏任丘劉氏雙慶相若也二難相若也雙慶而綦壽二難而綦貴

相若也趙翁春秋九十四矣夫人少翁九歲而劉翁與淑人皆八十一自學博一自僉觀察事其解組皆自中州歸相若也既以身貴復以身隱隱矣復以子貴趙長公官四品而榮不及其親則弟爲季方也劉次公官三品而榮不及其親則兄爲元方也而趙之季方劉之元方皆以今歲同考績相若也二慧競爽而遞爲政一撫遼左一撫越皆並持中丞節一總南都百揆一縮詹尹綬侍我天子講幄皆先以少宰佐銓衡相若也趙次公既報政受制詞以歸抵子舍曰余官南都父母春秋高何論遠近此門外卽數



千里矣。雖復天子有後命，我勿敢知。劉翁時時謂長公曰：若官都門去吾家三舍耳。吾視都城宇下也。汝視吾膝下也。汝何庸歸其爲我努力報效。天子劉長公悒悒不自<sub>疏得</sub>，屢上皆不報。而趙次公疏報可。君子曰：此其於禮也。皆有合矣。爲人父母，雖老不敢私其子。曰：必報國爲人子。雖貴不敢忘親。曰：必得請以歸爲人臣。雖急不敢自遂也。恭以待命於聖天子。天子若曰：去家近者留以佐余一人，以爲臣兼爲子。去家遠者許歸養，釋爲臣而爲子。亦以勸爲臣。此其君臣父子間皆可紀也。太宰李公修舊僚之好屬

不佞爲文以壽二翁，不佞承乏兩公後。于兩家皆有世講之誼焉。情亦相若也。於是乎執簡以書。

伯父伯母六十偕壽序

自我曾大父以來，夫婦媿德而同壽至六十者，自伯父伯母始。弟珣以書來曰：願兄爲文壽之也。吾父少伯父兩歲，當在懷抱時，猶及見曾大父大母。曾大母愛伯父曰：是醇謹類有厚德者。曾大父愛吾父曰：是生而孤且穎敏，後必大發。伯父與吾父肩相隨，武相接少而嬉，長而讀書。又長爲諸生，未嘗一日不同遊。處豆羹蔬食，共食則甘，不共食不甘。自吾父官中外

而伯父曠然無與處。春秋節序兩相憶也。吾父自中州予告歸，不復有當世之意。庶幾可與伯父周旋。無復離別。而伯父已病，痲不良於行。聞吾父且至，奮然爲起。已復自廢病。卽未減飲食，則益矣。吾父日携具省視之。卽之別墅，必使人輿以行。傾三雅，呼五白。道三十年以前事，且語且笑，意氣忽如少時。不復知有病。伯父與吾父雖從兄弟，猶之同胞。猶之左右手。夫壽伯父者，亦以壽吾父也。則使使者致祝曰：願伯父時飲酒勿過也。慎醫藥以自持。伯父而愈，一丘一壑時與我父共之。則又祝曰：病不病有命焉。伯父置

此而姑謀樂也。省思慮，加餐飯，以與我伯母皆究於高年。則又祝曰：伯父無恙，伯母無恙，使吾弟珣得專精一嚮，以紹隆先業。吾弟凡四子，長士鵠已蘄然露頭角。伯父伯母且見其嗣。吾弟以起也。此三者在人，事不可必。吾請以卜之於天。伯父善人也，必且有後。福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蓋我叔祖光祿公之子三人，而叔祖母衛夫人竒愛少子，故介軒叔產稍豐。伯父獨嗇，而伯父安之，無一言。卽與吾父如一人，亦未言也。退而察其色，怡然無少異者。叔祖母旣逝，介軒叔析其產而中分之。伯父愕不受，曰：是固弟之有也。

介軒叔曰若治其始則兄之有也宗族間以爲兄弟間讓德皆不可及而處伯父尤難以名卿之子內不能給朝夕外不能償債負而無幾微見顏色我曾大母撫而知其厚德有以也夫有厚德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是以云遂書之以爲壽

壽魏太翁八表序

蓋自魏氏兄弟先後成進士海內則已嘖嘖有魏翁矣會今上御宇之十四載翁滿八表月某日其初度云而伯子以光祿丞奉使歸省叔子以比部郎讞獄河南北便道過里上壽於是少司馬石公來徵辭

余考覽故記父子兄弟遭時遇主榮名懿燦者在漢無如萬石君在宋無如陳堯佐兄弟彼石氏所由盛自萬石君其子建若慶皆象萬石君顧獨醇謹充位無所建明陳氏兄弟用文章氣節顯堯佐侍上上曰誰哉有子左右對曰省華於是晉省華官是直以子顯耳不聞奇節異能自表見也以余所見兩相成而兩爲重者則惟魏翁翁以明經起家再爲郡倅用廉平爲理所治皆天下盤錯處主爵課其績比良二千石翁遂解綬去而耕於魏之野督誨三子相繼登第以直道亮節顯庸於時而翁以叔子考績受制詞

晉階承德郎說者以翁馴德質行類萬石君而三君文章氣節類陳氏兄弟余觀翁所謂教三君者蓋彬彬質有其文其質如萬石君其文出萬石君上三君所以顯親者誠不減陳氏而效能當世不待子而顯恐非省華所能庶幾也蓋翁佐北海北海治改佐隴西隴西治其強力匪懈卽十年猶足營其職業壯於世用而急流勇退守恬養高歸而爲德於鄉無所炫飾人以爲翁才厚而薄發功厚而薄售而不知翁固能用而託於不用者也彼將以不用爲真而以用者爲緒餘其緒餘以爲天下而斂其真以爲身此壽理

也蓋翁之用在三君矣其亦以三君稱觴也於是客有進而稱曰自伯子以御史上疏不憚批鱗逆耳以伸其志卒之忠格於黼扆而機忘於荃宰自南銓晉今秩浸益嚮用振天下士氣開言者路維翁之教不朽則又稱曰叔子奉三尺慮囚多所平反令犴狴虛而槐棘清于廷尉高門之慶可左券而責也亦維翁之教不朽則又稱曰世以仲子早世不竟其用爲恨然其雄文正氣上爍三光之明下洩山川之精夫千萬世而壽者唯名而已則亦維翁之教不朽馮子執爵而進曰此三言者當矣然未旣也夫皇華四牡之

北海集 卷九 九 二頁六  
使豈其非人子也。至使人主代爲之言曰：不遑將父，此其君臣之間有足詠者。可謂遇主未可謂遇時也。幸賴主上神聖，中外禔福，風議之臣得竭惓臆，執法之吏得信憲度，輜軒之使委蛇道周而無所顧慮。是以兩君得從頌膝下，鞠臚而爲壽。不然者，王事鞅掌，不遑啓處，獨有如小明陟岵之詩，望雲而慨耳。何以有今日，兩君有今日，其慎勿忘。聖天子恩德無變，爾度無易，爾慮無徒，取醇謹充位，卽醇謹無所建明，雖徼寵榮如省華者，翁固不樂也。客皆稱善，乃論次其語代祝詞。

壽少司徒筠岡翁偕王淑人雙壽三封序

蓋爲親而仕者，階不必通顯也。爲君而仕者，祿不必逮親也。遇合之難也。幸而服官及其親，兩存而健無恙者，十不得五焉。若夫踐九列，稱大寮，積閥多而涉世久，及其親兩存而健無恙，十不得一焉。階貴顯，祿逮親矣。然或王事鞅掌，未必得從容膝下之驩，而爲之親者，或不能無念其家，與其鄉土，與其他子女，未必御板輿從其子之官邸也。故事親與慕君，其願不能兩盈，而子之以祿養與以身養其父母，不能兩得而俱無憾，則或忻然以喜，或愀然以思，此雖被綸綰

綬未必如啜菽飲水之適也。以余觀於筠岡翁與王淑人，則所謂兩盈而兩無憾者哉。筠岡翁以司徒公貴，司徒令壽光時，翁已儼然初命矣。比自省闈歷大理，天子亦貴翁大理為司徒。天子亦貴翁司徒，而王淑人亦三錫命，至今封司徒公之齊之魯之吳越燕趙韓魏，未嘗不奉翁與母，以從四方之涪髓純綺，未有不以奉供翁與淑人者也。四方民吏士大夫謳吟而稱詡司徒公者，未有不知翁與淑人修者也。立朝且三十年，官跡半海內，而未嘗一日去膝下。此其事親慕君，可謂兩盈而以身養與祿養翁與淑人。

可謂兩得而俱無憾。求之仕籍累千百，不得一矣。翁少而貧，稍長行賈，會其在蜀，而母病足，則怵怵心動。曰：母得微有恙乎？卽以是夜度棧道而北歸，而拜母牀下，相對泣也。因是隱居峩山，不復賈矣。夫人情不有隱也，則母以知其顯也；不有離也，則母以知其合也。今翁卽貴，獨不念心怵怵度棧道時耶？翁不以身顯而顯，以其子，凡子之身養與祿貴者，不能盡得效於父母，而司徒公能得之。翁與淑人，其以兩盈而兩無憾也。語曰：美意延年。壽則翁與母所自有耳。蓋翁禮神明而趨人之急，少時奉母謁五臺諸山，而孤嫠

待以衣食者以百計用能厚殖其德以薦其明信皇神相之故夫婦並究於高年茲其理不可知而余獨以爲翁事母至孝淑人寔左右之友愛兄弟出於天性又周急其兄弟子以爲於兄弟子見兄弟於兄弟見父母焉母病而心怦怦動也旣貴而無忘怦怦度棧道時也蓋其孝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百類之總無如孝矣神實錫之何匱之有是旣醉所爲備五福也寧獨兩盈兩無憾已哉翁歲己丑滿八表而公之姻司寇李公徵不佞文以先酌者乃爲之論次若此

壽阜南林座師六表序

吾師華亭林先生以今歲滿六表門下士相與謀爲先生壽而使琦修酌者之辭今稱壽者多侈言顯榮尊寵以相耀此人世可立致而不可爲壽卽遠而稱吐故納新餌大還而規久視此可爲壽而不可必得也余安取說而壽先生余蓋聞之靖節君靖節之詩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不有失也何以言得其在去彭澤之後乎九日之詩曰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此其抗志雲表下閱人代達矣余以爲得此生者久生者也吾師自修業秘館給事省闈以至爲罔

正立朝凡十五年不佞之得侍先生在先生爲給諫時當事有可言未嘗不正色草疏以上也國家之典章時事之便宜未嘗不蚤夜以思也雖復杯酒几席之間端然有憂世之色蓋意念深矣自先生歸卧江臯者七年而樂可知也今仕者縛纓被冠素化爲緇操則慄舍則悲指其都華要而命之曰得退而居田里命之曰失此夫得人之得不自得其得者也勞身焦思滑其天和上者以營其職下者以芘其家以毀以譽且趨且避多矣乎世之爲意也顧於此生何得乎先生之都華要不色喜去而居里中不色愠是先

生昔未嘗得而今未嘗失仕不爲得不仕不爲失故知先生所自得者厚矣身不羈於世而身始爲吾有精神心思不役於世而精神心思始爲吾有益古稱爲臣母以有已夫爲臣無已釋爲臣而始有已也有已而始得此生得此生而始可以久生故如先生今日則可以稱壽矣諸子曰子以此爲先生壽可也顧先生豈以向平之高忘長孺之戀也部使者方交章薦先生先生且應徵書以出子稱先生居里中樂吾恐先生釋此樂而去也應之曰鵬之圖南以六月息者也不息則不能致遠吾豈可以其息爲樂其飛



為不樂哉。夫先生亦無往不樂者也。得失相乘，仕隱遞代，而先生始終故我，無損益也。先生退居里中，不色愠，即異日起而都華，要不色喜。是今未始失，而後未始得。今不為失，而後不為得。故先生所自得者厚矣。得此生者久，生者也。請以此為先生壽。若夫顯榮尊寵，以及神仙家言其為意也不又多乎。余未敢為先生道也。

壽陸年伯序

我同館諸兄弟之游胥如志也。而余與陸敬承最驩。自拜官以至遷秩，無纖微不同。偕出偕入，考德序業。

居比舍，行聯騎，日未嘗不數數也。其游如兄弟，其視兩家尊人如伯叔父行也。敬承尊人仰山翁，以歲甲申入京師，余及諸兄弟入謁，躡衣登堂，侍坐問起居，不敢有餘言。間携具以往，如置法酒，肴鞞鞠臆，數起奉觴，飲不及醉而罷。及家君過都門，外諸兄弟執榼承飲，而勞之曲席而坐，傳器而飲。賓客各盡驩，至暮諸兄弟去，敬承留移几至榻前，舉大白相屬，率心而語，無所伏匿。遂至申旦，而家君低回留三日，乃始去。蓋敬承少家君八歲，又皆能酒，而余自童子時，翁已為宿儒大師，又皆不喜飲酒，故余嚴事翁，躬躬修子。

弟禮而家君最喜敬承以爲愛我惟余亦自愧嚴事  
翁不及敬承愛家君甚也先是余將請告裝爲行間  
以語敬承敬承曰伯也出子也返無益菽水之奉而  
虛供奉之班無爲也余以其故遂止今歲敬承亦將  
告曰吾翁滿七袞將歸而爲壽余寔不能別敬承因  
前爲計曰子歸而伯氏欲之我輩何敢言子歸而伯  
氏不欲則且柰何何不先稟命焉因具舟楫而逆之  
如伯氏來子復何求不來子歸未晚也敬承曰諾介  
使將發不佞附使者致祝曰伯尚良食秋風生矣河  
渠之水被於兩涯乘流而北布帆安穩此不勞而坐

致遠逾于蒲輪之適伯氏幸而肯來大官饌內法  
醞皆 上所賜予伯氏被命服再拜而饗之逾于牲  
鼎之養敬承初命爲大夫寢益尊重伯氏來而見敬  
承爲 主上所信向士大夫所歸往必且大喜以此  
娛心志悅耳目逾於舞綵之樂余且與諸兄弟次第  
置酒佐敬承爲伯氏祝釐導和以究於大年請去苛  
禮襍談說爲笑樂畧如敬承之對家君亦自不減親  
戚故舊子弟之歡伯氏其強爲一來敬承出而在供  
奉之班入而修菽水之奉是兩得也敬以此爲伯氏  
壽若伯氏所自爲壽則王庶子先生文具矣

壽東臺楊先生七十序

嘉隆間有名御史曰東臺楊先生。執三尺法按晉中屬。歲甲子當比士。先生實綱紀之。是年得士爲盛。其後先生回翔潘臬所。至著聲績。寢益嚮用。遂解綬去。先生故長安人。居長安中。自謂身旣隱。不復從貴人游。卽其生平交知。與其門下士。過而問先生。謝不見也。歲庚寅。先生滿七袞。諸門下士游都門者。謀爲先生壽。而余猶記先生在晉時序。我二三兄弟耳。提而面命之。其首簡稱切切。惓惓怡怡如也。夫我諸生。義則友朋情。則兄弟行也。其視先生。則弟子視父師也。

語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余安取說而酬先生。祝先生名位。則非其意。祝先生壽。壽先生所自有也。無已則請論先生之所以壽。以附於華封之義。蓋造物之於人。其不肖者。常有所愚之。使慕其不足而勞。其賢者。常有所用之。不使私其有餘。而逸賢與不肖。何其擾擾也。其有所驅役。而不得自己耶。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當其勞我。不能不勞。當其逸我。我猶自勞。此則自爲役耳。不得言造物矣。乃有不爲人役。又不爲造物役者。則司命者無如之何。我誠貞。造物不能使躁。我誠靜。造物不能使競。以余觀楊先生。蓋古人

貞靜之儔耶。世未嘗棄先生，先生又神明未衰而拂衣高謝，如脫敝屣，盡絕通謁造請之勞，以自適。內無以攫攫其心，外無以拘攣其形，卽造化者能使之躁競否耶？夫爲造物役，則造物能制之；爲人役，則人理能窮之。而先生退不待年，逸不待老，內無陰陽之患，外無人道之患。此司命者所不能制，而人理之數所不能窮也。先生之訓，諸士曰：岱山有松栢焉，兔絲在十仞之上，茯苓在重土之下，而精未始不相通也。今諸士或內或外，或出或處，而精未始不相通，則以先生之訓在焉。雖然，彼兔絲茯苓之相通，豈不以附松

栢哉？請遂以松栢爲先生壽。夫松栢而壽，所自有也。而官師之所材也。故陰陽之患少，而人道之患多。惟遠在深山大壑，則患不至焉。近在清廟明堂，則患不至焉。先生居長安中，而抱貞守一，遺落世事，依日月之際，而出塵垢之外。此其在清廟明堂而無人道之患者耶？作而能止，近而能遠，遠與近不復關人而勞與逸不復關造物。此司命之所不能制，而人理之數所不能窮也。憶昔受先生訓，詞依依如旦暮事，而忽已二十七年。諸門下士離合去就數矣。先生之訓未嘗一日去我胷中也。卽不腆之詞，庸足酬乎？其言之

北海集 卷九 十一  
不酬且終何以報先生德哉

壽彬泉劉老先生暨其夫人七十序

彬泉翁者今宮詹先生父也翁起家進士授內丘令徵入爲民部郎出守淮陽其爲政強直自遂而持大體不苛小大畧如汲長孺久之罷歸歸數年而宮詹先生官史局執經講幄旦夕且相天下而翁猶自以五馬貴稱淮陽守云今年翁其夫人皆七袞矣門下士蕭君使不佞爲祝辭夫翁晉人也請遂徵晉事城杞之役絳老人以年禮於趙孟魯人聞之曰晉未可媮彼蓋四百四十甲子矣其在翁之年乎然老人始

猶受功也微此一言誰知之者祁大夫老矣而舉其子午午誠不負舉然猶待其父舉也若夫不待老而逸不待舉而庸視此兩人何如哉晉多世卿而范氏爲最盛武子老而授其子政曰爾從二三子以承君命惟敬靡筭之能讓則武子之教也劉先生才擅一代而不敢掩人貴在日月之際而不敢驕人居之若不足用之如不盈天下翕然稱劉先生先生遜謝不敢當曰家大人之教也范氏屢遷而處者爲劉氏翁父子豈其苗裔耶夫晉事其小者也彼爲國而未及爲天下前相國趙郡郭公維揚李公吳郡嚴公則嘗

爲天下矣當爲詞臣時父母並春秋高及其拜相麻且久業成而請老兩尊人尚健無恙也紆朱佩玉而階一品今且與劉公而四矣此與筦一國之政侈談世祿者大小何如哉而予猶以爲總之浮說也請論壽理夫天地之於人也無所不爲益無所不爲損栽而培傾而覆則天損益之中而正滿而傾則人自爲損益焉夫惟謙者受益而剛者不受損翁歷官中外蘄蘄不可干以私此其於物也如松栢確然不受變於四時者也劉先生貴顯矣而三命滋恭常有以自下者此其道如海無不翁也無不委也澆瀆頽洞與

天爲際如海則無所不爲益如松栢則無所爲損無所不爲益則可以效之於其親無所爲損則可享之於其子故徵年則絳老人有子則祁大夫世德世祿則隨武子文子而偕德齊年爲一代美談則郭公李公嚴公此吉祥善事之會而天道人事之符也請書之代酌者之詞

壽封都御史魏太翁序

魏太翁者向嘗爲鞏昌別駕能其官歸而爲德於鄉舉三子皆爲世名人而長公懋忠最顯懋忠撫晉陽飭吏治簡軍實其治以精覈博大相輔甚得夏商之

和以考績奏最 天子賜璽書貴翁如其官時翁年八十九矣懋忠謀歸養翁聞而亟止之曰汝兄弟三人仕於朝而汝兩弟皆中道天闕 朝廷舉三士而僅得一士力汝何庸歸懋忠曰固也父老矣舉三子不得一子之養其安庸子父一而已 朝廷何患乎無士乃以疏請於 朝其辭絕懇惻甚於李令伯天子下其章主爵者相與議曰魏中丞慷慨獨行君子也 朝廷得才士易得端士難假令在田間尚宜推轂令出豈得以私情聽其去覆疏具言其不當去狀 制曰可懋忠既上疏移鎮雁門待報既不得

命將復以請而主爵意亦持前議甚力得請與否未可知而余竊有感於君臣父子之際可以論其世也夫世有三難而懋忠獨否為臣難為臣而為子難為臣子而為君子難臣之難也蓋莫難於邊臣晉自汾石之役歲中虜邊民苦兵邊兵苦餉邊臣苦議論比者虜內附二十年懋忠受疆事虜奉約束惟謹邊人釋甲負耒而嬉中朝知懋忠才而信其品諸所經畫措注朝入夕報可無復以竒議撓之者懋忠乃盡以其心為 主計而以其餘日奉親故曰為臣難而懋忠獨否也人臣授節鉞援桴鼓則忘其家疆場戒嚴

北海集 卷九  
不敢奉其親以出又不敢遽言釋負去獨有瞻雲陟  
岵心目俱往耳懋忠家大名去晉陽數百里屬塞上  
無事迎太翁之官舍關吏負弩傳呼甚寵居久之太  
翁思諸孫則復奉板輿以歸假令懋忠不得請卽不  
難以爲臣兼爲子令懋忠得請又不難釋爲臣專爲  
子君親兩無負進退兩有餘故曰爲臣而爲子難而  
懋忠獨否也自余與懋忠入官以來士風凡三變始  
而士趨勢勢涅而敗名則改而趨名名激而敗官則  
改而趨於模稜首鼠容容自保而懋忠始終無異操  
夫不能徇世必忤世世亦何必忤品太高名太盛卽

造物忌之而人情不欲其獨有故庸士忌才曲士忌  
直汙士忌修靡士忌獨立而君子亦凜凜於峻絕危  
疑之地悔白璧之難爲憇直木之先伐乃懋忠上受  
主知下收士論入持簡出仗鉞展意無所依違而  
世彌信重之其請雖發於至誠至情而當事不忍聽  
其去故曰世之爲君子難而懋忠獨否也夫太翁亦  
人臣也爲臣而不究其用以其用寄之懋忠懋忠能  
爲臣乃始貽其親以忠能爲子乃始貽其親以安能  
爲君子乃始貽其親以令名貽以安身乃壽貽以忠  
與名名乃壽百年壽身千年壽名懋忠所以壽其親



者大矣晉中藩臬諸公問壽言於余余交於懋忠至歡微諸公之請不佞故宜有言請歌彤弓以識懋忠之成而歌抑戒以爲翁壽要之懋忠所以壽其親者大亦無俟予祝矣

壽于長公六十序

于氏以文史發家彬彬多宿儒才士長公獨朴茂不彫飾季公以通經術爲天子師至大官而長公以布衣居里中然里中稱第五之名不減驃騎焉公少學書不成去而力田力田復不喜治家人產顧獨喜酒田間作苦呼酒自勞或召所善客飛觥浮白輒至

中夜公故謹厚言呐呐不出口至醉則大呼長嘯意氣豪逸談鋒從橫座客無敢難者口占詞曲與客和而歌且歌且占數百言立就識者以爲此達人非酒人也居久之竟中酒以病乃歎曰酒以養性也酒而病是以性養也遂止不復飲酒於是公年六十矣姻家秦公遊長安歸而爲公壽屬不佞以詞蓋史稱鄒魯之俗好儒備禮其民齷齪有桑麻之業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彼其爭時作力智盡能索雞鳴不得休何暇爲樂而任誕者流枕藉糟粕知其非是不能自還坐酒之流禍者亦何可勝道也如公者豈不誠矚然

脫於世之淄垢哉公讀書不爲儒輸粟不爲官居不爲羸積出不爲廢箸去是非聲利之境而之醉鄉又去醉鄉而之澹恬廣莫之野當其醉也不知有榮辱不知有老少不知有人我而及其不飲也遂復不知有酒不佞以此知其果達人非酒人也秦公歸與公故所善客設酒具而過之相勞苦如平生驪得無曰公向以酒自豪飲八斗醉二參諸賓客不敢望今賓客幸善酒如平時而公獨不能勺飲昔何壯今何怯也卽不知公何以應客不佞請爲公解之晉初諸賢持螯散髮酣飲自放而人稱之曰達陶彭澤故喜飲

酒已而止酒作止酒詩而人亦稱之曰達夫晉人其有所寄也若曰以遣世累而固已不能無酒累卽其遣世累也亦不能不待於酒彭澤則幾無所待矣彭澤無所待而寔是也晉人有所待而寔非然則將從無所待而是者乎將從有所待而非者乎公之入貲爲儒士也儒士例得拜官非其好也棄而不受秩倘亦有羞五斗折腰之意乎嘻達人哉達人哉請祝達人壽達人亦無所待予祝矣

壽趙封君夫婦八十序

今歲少宰趙公以三載考績

天子爲貴其父某如

北海集 卷九 十三  
少宰官封其母某爲淑人當是時兩尊人年八十矣  
而長公亦以是歲擢秦中叅藩自長公歷御史爲叅  
藩而未得以已官官其親秩從其尊者 國典也於  
是里中士大夫皆走賀少宰且爲少宰祝兩尊人履  
錯于庭少宰出肅客客進而稱曰兩尊人之壽有以  
也哉公之愈于古人者三少宰踧踖謝不敢當客曰  
公無異也古稱爲人子者父有爵子子無爵父以爲  
不敢以已貴貴其親夫親於家則父母也其在君父  
前則亦臣子也以君父命其臣子而曰不敢者何也  
此古之所不能得之於君而公能得之其愈古人者

一古之大臣出分茅土入爲天子卿士蓋世家而嗣  
爲政者也非世家而嗣爲政者不得爲尊顯其世家  
而嗣爲政則有壽母無壽父若夫佐太宰總百官於  
國稱上卿而於家爲少子此則古之所不能得之於  
親而公能得之其愈古人者二皇華之詩曰不遑將  
父不遑將母業已驅四牡攬六轡而家有不得將之  
父母則安能無尸饗而懷內顧也今士自一命以上  
無不得奉其親者秩益尊奉益厚微君之祿無以娛  
親微君之名無以顯親其能爲臣者是能爲子矣此  
則古之所不能兼得之於臣子而公能得之其愈古

北海集 卷九 三十四  
人者三語未既公踧踖謝曰子言愈古人古人則何  
可望也稱將父將母之詩則怵怵心動矣余且請而  
歸侍兩尊人於是客乃復稱將父將母之義將之爲  
言養也人子於父母無所不欲養而志爲上口體次  
之今夫匹夫之相然諾也無所不欲效也一飯之德  
無所不欲報也太翁領睢州學博而遽拂衣以去此  
其視世榮也如脫屣雖然以君命臨之而曰不榮  
焉非人情也業已徼其名而襲其榮豈其不忍一當  
以報 天子報 天子無他端則以兩公在今夫仕  
者之違親父母未嘗不念其遠每祝必曰勿使遽返

此父母之情也愚以爲少宰且無歸可矣少宰與長  
公左提右挈益篤忠貞增修其職予以報 天子恩  
德而順兩尊人之志兩尊人且大喜志益適神益王  
以究於高年則公雖不去猶去也卽不然而予假  
以歸歸而拜兩尊人膝下致 天子命出而赴嚴程  
以從 簡書兩尊人亦且大喜志益適神益王以究  
於高年則公雖去猶不去也少宰公起而謝客曰敬  
受教然去不去非敢自決策也將稟命焉視兩尊人  
意所嚮而順焉君子以是知少宰公之能養志也其  
所遇愈古人其養亦不減古人夫兩尊人之壽有以

也哉

壽中丞冲菴顧公母單太夫人敘

天子念遼陽爲國家左臂歲中虜命顧公以中丞節  
往填撫之顧公行至邊勞士卒調兵食度地形扼塞  
條上備邊方畧次第報可而吏民亦遂安堵不中虜  
已屆太夫人壽辰則咸欣欣加額曰微顧公儲胥我  
而噢咻之我人何以有生也雖然微太夫人何以有  
我顧公也微太夫人之壽且康也顧公又何能一日  
安茲土也太夫人尚加七箸以輔遐齡以長有我顧  
公則又有習顧公浙中事者曰顧公之爲浙監司也

卒譁於伍民譁於市標於大都白晝之中顧公密布  
耳目立取倡亂者誅之譁卽解假令顧公當捨攘時  
才不足應猝而輕以身嘗於羣譁徒以傷太夫人志  
而何以有今日今遼左孤懸歲有羽書之警其難蓋  
不異曩浙郡譁時臨荒微踐危途有覆盂之安無垂  
堂之慮則以顧公爲保扞故微顧公之爲保扞無論  
我人何以安太夫人也蓋太夫人之自爲壽也顧公  
之爲太夫人壽者事甚相類而相須爲用太夫人來  
歸當蘋蘩中缺之會而顧公受任在庚癸內擾之年  
太夫人持織積微日庀其家政務繼前人之善緒而

顧公扶危正傾以定大難便安 國家務在反前人  
之敗跡慈母之理家良臣之憂國事甚相類而相須  
爲用以此爲太夫人壽太夫人能無意乎加七箸也  
雖然顧公亦知所繇以壽其親者哉古今以孝治天  
下者無如成周乃疆場之臣不得內顧其私至有不  
遑將其父母而陟岵岵以思者且出車采薇之時何  
如哉其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則情可知矣顧公  
爲遼左守臣蓋當疆場之寄以日夜東過虜鞅掌王  
事與所稱日戒孔棘者何異迺得以其間脩甘髓牢  
醴之具治華毳珈珥之飾以奉其太夫人而稱千歲

之觴於前此周法之所不得爲而方召諸公或不能  
自致於其親者也 今天子方弘錫類之孝使疆場  
之臣得以自恤其私而又不中制不外監故顧公得  
竭力從事於邊圉外爲 國家修干城之固而內貽  
太夫人以安此顧公之所繇以壽其太夫人者而  
天子之明德遠矣異日顧公功成東虜回面 天子  
下 璽書勞中丞暴露軍中良苦召歸筦樞委蛇表  
著之位而又時分大官法饌所謂八珍五齊者於太  
夫人則顧公益無虞於鞅掌而太夫人益得以優游  
於壽祺以對揚 天子之寵命將 主上明德滋益

北海集 卷九 三十一  
厚然則顧公所爲報稱 天子者固所以壽其親者  
哉

壽邢封君八十序

今稱壽者與壽者何其相反也夫壽者抱一處和尊  
生而不染於世而稱壽者引古今叙家世爭艷世之  
赫赫者以爲寵故壽務歛稱壽者務顯稱壽者以其  
用而壽以其不用夫壽者與稱壽者則何其相反也  
以余觀於黎丘邢公蓋得壽理焉公齊魯間隱君子  
也晚乃以其子貴公卽以其子貴而意益務挹損不  
欲以三命誇里人時時從一二長老爲布衣會歌詩

相樂無厭則謂長君曰爾以一介自致青雲黃金橫  
帶不可謂不重雖然太白若辱吾恐其舉趾高也與  
其富貴而羈吾身不若菟裘之可以老子將隱乎吾  
與子偕於是長君上疏稱病謝事以歸而公意益適  
神益王七箸益進故春秋八十而形不衰嗟乎此所  
謂抱一處和尊生而不染於世者耶夫世之所爲擾  
擾者積居逐時未有不欲其家厚者也埤益鞅掌感  
翩離而歌四牡未有不欲其名顯者也當其顯榮濃  
鬱侈然以爲已有所之旣厭茫然思其本始如夢如  
泡然後知向之顯名厚實非吾有也故自爲者無如

北漢書 卷九  
有其身爲子者無如有其親今夫火之用在於光然  
光彌耀而薪彌易盡故爲薪計者無如以不用而自  
全隴西有烏焉虞者得之貢於上林長鳴顧盼飲啄  
華軒之側亦何所不快而爲其子與母者無如相守  
而上下於隴坂也故翁之壽也隱而以其子顯長君  
之壽其親也顯而以其親隱總之翁以不用故全其  
年長君以不盡其用故得娛侍左右與其親常相保  
向使公焦神極能用同勞薪居同澤雉卽未必若此  
壽使君驅馳王事家有視蔭之親而外有望雲之子  
公雖壽弗快也如公者可謂能自壽長公可謂能壽

其親矣密雲令楊君於公爲姻親屬予修酌者之詞  
余交長君最歡爲公稱壽何必減楊君然稱壽者與  
壽者庶無相反矣

壽光祿卿雲坡李公八十八序

莊生之言曰曲轅之木求無所可用而以爲大用也  
余以爲不然物無所可用必不能自堅夫且不能自  
堅何壽之有莊生所稱莫如樗若櫟世豈有樗櫟而  
長年者其惟徂徠新甫之材其用之若廟若寢爲棟  
爲榱爲楣爲闌皆可以數十百年而其不用者在深  
山大澤軌跡不至其壽且數百千年是用亦壽不用



亦壽也如吾郡光祿李公益用而託於不用者耶

肅皇帝時李公爲給諫張司馬破倭王岡涇斬首虜千級而宵人扼其吭致之死公率同列上章請緩須臾觀成功會 天子震怒杖公於廷黜爲編氓逮莊皇帝復公官超遷至九卿公遽請告以歸又三十年而爲 今上之二十七年公春秋八十有八矣當公上封事時犯盛怒逆 隆旨櫻奸相鋒寄身虎狼之吻死生日暮不自保寧復知壽考至今日耶譬之材焉驕陽暴之寒霜剝之震霆飄風時復蕩搖試之四者皆無患然後其脉液內完膚理外堅以成其

叅天溜雨之勢假使樗櫟當之則朽已久矣 莊皇帝之初士論所附上意所嚮幾於爲寢爲廟公且退而處於深山大澤以老嗟乎公其用而託於不用者耶夫養外遺其內養內遺其外皆患也夫且爲材木卽斧斤伐之夫且爲散木卽風雨摧之其惟能爲材木而託於不用比於散木乃可以久近日如陸平泉宗伯畢松坡司徒其人皆近百歲又皆素尊顯於朝晚而自老於田間今且與李公鼎足並峙皆以用而託之不用能爲可用故其材識鉅也不用故其福力厚也而李公非但不用世於世亦無所用夫玩物者

役於物者也用世者用於世者也待世而貴者賤待人而益者損以物徇耳目耳目反徇以心徇耳目心反爲役夫貴人之用物也弘矣天下願貴人之生也亦已衆矣酌之者衆則速竭於物相刃相劘而不知其盡也若李公者於世何所用哉衣無重綵食無兼味出無導從入無姬侍所需於世者晨起水一盃火一器食時一粥一蔬耳室中蕭然一榻之外設一几几上書一帙耳不受世榮故無辱不受人益故無損不以物役耳目故心閑不以耳目役心故神完於世所稱熊經鳥伸及陰陽醫卜百家衆技皆一切不談

獨以清淨寂寞澹泊無爲合長生之旨夫清淨寂寞澹泊無爲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也卽此以觀公之壽卽巧曆莫能得已吾觀古之老臣往往以白首持將相權優老之禮或予祠予郡奉朝請不遽得謝事以歸卽退而修洛社香山之會又不必故土也吾爲老者計則仕而有事不如隱者逸無事而食不如家食安也出而從宦流寓與海內長者游不如居故土對親戚守子孫樂也此三者公皆得之吾爲優老者計則無寧杖於朝養於學以修憲老乞言之典使天下受老成人之益則公所爲壽者更大吾故曰用亦

北海集  
壽不用亦壽也

卷九

三

真三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九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十

齊郡馮琦用韞著

序集

國朝典故紀聞序

刻武經七書序

魏中丞奏議序

直指輯畧序

于大宗伯集序

余大宗伯集序

三太史詩集序

北海集

目錄

郭成望

謝京兆詩集序

金輿山房稿序

姚氏存杏篇序

益都張惺宇使君善政錄序

國朝典故紀聞序

余與世用偕官史局別儼舍而共處稍謝造請取古  
人已事差次之而世用曰取法於遠不如近也卽又  
取當代事爲一編而世用曰吾與其繁也寧簡事可  
循言可紀不必見自己出也以魏弱翁之才其大者  
乃在條上漢家諸名臣故事耳余以爲與其取諸名  
臣奏牘不如徵列聖之典謨也於是世用視諸故  
府紀所見聞久而成帙屬余更定摘爲十八卷凡關  
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大事而於世爲急則書非  
大非急而爲異聞見則書非異而事所從起則書蓋

本朝文謨武烈識大識小半在是矣每見野史紀本朝事者其書不雅馴又遞相祖述轉傳轉失其真譬之貿薪者轉相貿也而不知其所由世用則躬入山而尋斧焉非官師所材則弗取也中丞王公雅意經世讀其書而愛之亟以付梓人刻未竟而世用卒嗟哉世用所論次未及施用也然可謂有其意矣

刻武經七書序

夫兵非經也陰符也而明言之權術也而豫教之變事也而經名之其有不得已也乎武不可常而兵不可去兵又不可不教而用故談兵者其言未必經而

可以經武兵可傳用兵不可傳也先王講武以誠民九伐明罰九畿定籍衆耳一鼓衆目一麾不過明商賚謹越逐用戒不虞夏官司馬他無所授也宋元豐中始以孫子吳子司馬穰苴法三畧六韜尉繚子李衛公對七書頒行武學習之始號武經夫古人授成於學獻馘於泮皆以文經武武不爲經也宋人立七書爲武經而不聞宋人之武甲於漢唐彼能談兵不能用兵耳秦隴豫章之木不卽謂材材所自出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天下之至精也使至今猶用之則已朽矣然不程其度則亦弗適於用授易者不言

數授詩者不言聲以言傳之以不言求之者也武帝欲以孫吳兵法授驃騎不肯受乃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蓋學古者以增竈爲減以死地爲生乃善談兵者也徒讀父書則趙括耳古之名將無慮千百然皆心有所獨契神有所獨往但無敢以意詭於古法在武經惟孫子最精最辯當是手裁然用之於吳不盡效吳子穰苴子聞善將名不聞有所授書書最後出皆發其胷中之藏爲一家言言自可傳尉繚子大旨與吳子相出入其入有所鬱結不得用乃退而著書李靖兵法世無完書畧見於杜佑通典對問

出於阮逸家或因杜氏而增之未可知也三畧出黃石公六韜出太公橋邊黃石故非圯上翁彼不欲以名聞於世何以書爲六韜之詞與丹書不類然其竒文秘畧自是三代末季陰謀之書非戰國以下策士所能附益也大畧著兵書者或用之而效或不得用而託之於書或其人不章顯而託之於古非謂足以盡變亦非謂不足以盡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余同年魏公撫綏重鎮領三關兵緝是書以授將士在邊言邊姑舉其切於戰守七書不必盡武事是編不必盡七書要之得其微言可無人乎五步之內今天下

以恬以嬉幾於銷兵當魏絳和戎之日而日凜凜焉  
討軍實而訓練之倘亦有山太傅之思哉

魏中丞奏議序

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輕其臣夫用不用世所時有也  
卽身不用朝列未嘗缺員一輕卽儕輩盡見輕矣故  
爲大臣者寧使人主不用無寧使人主不重也吾友  
魏懋忠以御史敢言無所諱朝貴斂手避之坐謫外  
吏旋 召爲南銓部郎改光祿少卿游至御史中丞  
持節撫晉陽三年詔增其秩填撫如故廷中推轂爲  
少司寇司空大理卿皆不報懋忠乞身歸養疏八上

上輒慰留之先後所請邊事吏治及民間利病凡  
百餘章皆 報可言者請於山右採木抽稅如畿內  
懋忠疏爭之疏雖留中然皆以其故而止採金之役  
卽不止然中貴人不得齷有司民不甚病也甚至切  
劘 主上抵觸貴近 上終不以爲罪嗟乎懋忠何  
以重 吾君 吾君重之若此懋忠爲人廉直獨立  
其處官如寄也妻子皆留侍養獨身之官携二三僮  
僕與書帙爲伍官舍寂然如修頭陀行者朝而受代  
夕可就道惓惓憂國發於至誠如赤子爲父母終日  
號呼父母不罪也蓋懋忠於古人中最似汲黯黯廉

懋忠亦廉黯喜直諫懋忠亦喜直諫武帝重黯 上  
亦喜懋忠黯常居外懋忠亦居外然黯守淮陽伏地  
不受命以不得與朝廷事爲恨若懋忠者今日可謂  
不得與朝廷事否也人臣效職無論內外顧言與事  
何如懋忠試自度卽佐司寇司空守大理卿能使其  
說必聽否卽不聽能復調劑其間使民受一分之賜  
否然則今日用懋忠與懋忠所以效用宜莫如以中  
丞節撫一鎮一鎮之事無所不得爲而自一鎮以外  
亦無所不得言此其用與黯功相萬也漢武誠重黯  
未盡黯之用 主上用懋忠亦復重之黯固無加於

懋忠而 主上任人賢於漢主遠矣武帝時大臣更  
進用事一切媮合取寵至使人主不冠亦見踞廁亦  
見反以爲人主親已益務容容以自媚不知人主已  
窺其底裏以爲若輩嗜祿如含蔗耳可榮可辱可生  
可殺可使大臣爲鬼薪城旦亦可使方術技執蹶張  
廝養夷於大臣此皆始於人主輕大臣而大臣自爲  
輕也大臣誠自重無論用也卽不用亦且重自輕無  
論不用也卽用亦且見輕 主上神聖執大象鏡流  
品如別蒼素海忠介起田間長留臺也 上知其直  
也嚴司寇以病廢而數念之 上知其廉也陳太宰



屢忤旨屢乞身優詔留之至再四沒而予美謚上知其介而有執也魏懋忠論奏累百牘直聲震中外而終不以為罪上知其清忠不愛爵祿也然則大臣所以自為重輕與人主所繇重輕之者亦曉然可覩已愚故因讀懋忠疏而論次之布 聖德天下使知 上意所嚮云

直指輯畧序

直指輯畧者輯直指孫公疏議之畧也公奉命按行郡國者三其所論奏措注近者在輦轂之下而遠者周浹於吳楚百粵之徼曉然如揭日月不待操牘而

詳矣周公樊公故公所薦達士又相繼為直指以為為吏視成事耳則相與輯其疏議以付梓人而問序於余蓋余讀避人焚草之語而歎古人之慎也彼以愧世之為人臣而沾沾為名高者然名隱而事無所藉以顯則夫碌碌沉浮者託而匿矣我 國家設官獨重御史臺御史入簪筆出持斧一切封事要於懷讜吐亮為當代規豈以自章灼也公自拜命為御史直聲殷殷有攬轡澄清之志初按浙再按江右又再按畿輔問諺俗省疾苦平冤滯汰銅墨義形於白簡誠奮於丹筆屬詞指事敷奏惟允飛文走檄動搖山

北海集 卷一  
岳偕之乎耳目衡鏡之公而已無與焉夫朝上一疏  
廟堂俯而報可者美歸於上也夕下一議諸司長史  
仰而稟行者美成於下也上下之美交暢於御史公  
之名顯而事藉以無隱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世固  
有提衡著作載潤色之具而行部不逮閭閻亦有閱  
歷封疆備觀察之任而誠信不登黻辰斯以喻立功  
立言兩者益鮮兼矣迺如經緯萬變殫忠竭節鬱爲  
風霜霈爲膏雨則公之功在而言且不朽從前所著  
爲典故從後所做爲儀刑流芬揚光比於功令則公  
之功在而言亦且不朽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成而行

之又何隱焉夫疏若議公之疏議也而事則天下國  
家之事也天下國家之事公所不得有亦不得避也  
韓魏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以爲無  
以彰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而傳之夫士挈  
綱執憲以報國故發舒不得言爲名如以爲名也避  
人焚草豈不綦慎然諫草未必傳而焚諫草之名傳  
吾且安所避之惟不斲名不避名如魏公者足師已  
二公爲公輯是編意益在此故序其畧而弁諸簡端  
于大宗伯集序  
夫詩以抒情文以貌事古人立言終不能外人情事

北海集 卷一  
三百九十二  
理而他爲異而後之作者往往求之情與事之外求之彌深失之彌遠則求之者之過也亡論詩三百篇大半採之民風卽如漢魏以來民謠里諺出自閭巷兒女子之口卽使騷人墨士窮情盡變有以益乎當戰國時士抵掌談世事皆以取給一時快心千古卽司馬遷爲史記仍其語不能損益也故知詩以抒情情達而詩工文以貌事事悉而文暢古人之言盡於此矣而後之作者高唱矜步以爲雄多言繁稱以爲博取古人之陳言比而櫛之以爲古調古法調不合則強情以就之法不合則飾事以符之夫句比字櫛

終不可爲調爲法卽調與法亦終不可爲古人然則徒失今人情與事耳夫蛩吟鳥語皆能使人動心卽繁絲急管不能與爭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人所由傳正以獨詣爲宗自然爲致無復有古人於前耳今奈何襲古人以爲古人乎竊以爲調欲遠情欲近法在古人事在今日必不得已寧不得其調與法而無失其情與事故里巷歌謠協之皆可以爲詩几席談說次之皆可以爲文何者其情與事近也不佞私持是說間爲宗伯公言之宗伯公以爲然則出其先贈公集屬爲序不佞受而卒業亦自信也先生才絕

高學絕富然其爲詩一寄之冲融恬雅發舒性靈而止其文若贈若送若慶若弔皆當其人無溢詞其公移若水利若荒政皆鑿鑿可施行而文不滅其質嗚呼先生於古人立言之旨其有合耶余不及侍先生而以年家子受知宗伯公久惟不佞亦自謂知宗伯公因以知先生竊妄爲之評曰先生厚蓄而薄發其文以質勝不斤斤擬古人然不害其調與法宗伯公之學無所不窺爲一代著作之冠至鴻鉅矣然不掩其情與事總之合於古人無疑也先生故貳平涼守以宗伯公贈如其官故稱宗伯集云其治行在朱宗

伯傳不具論

余大宗伯集序

余少與世用論文每有結撰互相商畧余才不逮世用而有季緒之病時於世用文不無評駁迺世用莫逆也歸而易之至不仍一字其勤敏類此世用有志當世非聖賢之書不習非經濟之策不譚嘗謂文章經國大業古名公詰匠所以鼓吹休明潤色人代胥文是藉而徒取點綴風華薈最景物斯誠壯夫所耻經國之謂何余躉其意世用著有國朝紀聞余旣序而傳之矣傳未幾其人與俱往余爲國家惜世用寢

門之淚至今簌簌尚安忍輯世用文然世用文又不  
可無傳迺搜篋中藁殺青計若干卷文倍其詩奏疏  
倍其諸文嗟嗟世用之以文章稱也詎世用意哉余  
每見世人文字有絕似其人者有絕不似其人者其  
似者衷言也其不似者貌言也今世用遺文具在讀  
之如孤峯斷崖居然千仞如玄珠璞玉不假雕飾而  
磊落適上之氣時溢毫楮則其天性使然昔人於顏  
曾公字亦云余固謂曾公字世用文政足方耳世用  
性至剛不以加人行至高潔不以驕人平居呐呐言  
事不出口至當國家大議是曰是非曰非即萬夫不

能奪事有所不可義形於色事過即已未嘗留曾中  
也不佞謂才易得耳氣如世用難氣亦易得而御之  
以正能自知自勝如世用難世用不可作所彷彿百  
一者其文在耳同年友吳公及世用門人李公其意  
雅與余同故相與刻而傳之要之世用之必傳者以  
其人不但以文也若迺世故睽離往事淪蘊疇爲披  
腹令我輟絃此猶余惜世用之私爾不具論

三太史詩集序

余與太倉顧實甫讀書中秘三年而未常有所揚扃  
也實甫有雋才沾沾自喜驟見落落難合不可得親

疎也時以奕佐酒耳實甫 予告歸五年而復會於  
長安始與余談詩指摘瑕瑜凜若嚴傳而余始有意  
乎其爲人無何以憂去又五年入長安相視而笑莫  
逆也語連晝夜無複者蓋余與實甫淡而益親久乃  
無所不盡而實甫復以病去則出其平生所爲詩千  
餘章使余定之余取其十之三錄其副藏笥中再逾  
年而實甫死王敬卿者關中人以進士及第官詞林  
磊落丈夫也與人語直吐肺肝無飾詞無隱情居與  
余相近時偕蕭以占閑步而過予所爲文若詩必以  
示余余視敬卿如同年兄弟行也敬卿病且死邀予

至榻前爲訣別以誌屬以占以墓表屬余蓋敬卿歿  
四年而時時入吾夢焉葛仲明與余同舉於鄉又同  
官詞林其在詞林以先輩禮事余其齒於鄉則弟畜  
之歡甚無間以文章行誼相質予意所不可輒歛容  
而請敬易之其人溫溫長者類有後福而亦以病死  
死之日余視含歛余同年康士遇檢遺文亂帙中皆  
余所評隲手跡在焉蓋余自束髮登 朝從士大夫  
游大畧文字之交爲多其摘余文無所不盡者實甫  
也余摘其文無所不盡而無所不納者敬卿仲明也  
余方愧未有以益實甫又不能求益於敬卿仲明而

三君乃去我而死文人喜相軋高者斬自有餘其次不欲示人不足吾誰使言之而誰使聽之實甫詩艷雅高秀五言似王孟七言似錢郎諸體皆有妙境敬卿詩法出杜有沉鷲邁往之氣大畧似其家槐野先生而文以質掩仲明學初唐典重濃麗七言古律中有絕勝者而情以詞掩向使假以數年以彼精心獨詣取善無厭皆可以冠冕詞人爲國光華乃竟中道天闕以死悲哉當三君初逝余欲綜其遺文使行於世爲冗奪未果旣得請假歸乃始序而刻之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余於三君已愧宿諾矣

謝京兆詩集序

今之爲詩者一何與古異也古人之詩情而已若遠若近若切若不切而可以紓已之情可以諭人之情人已之情兩盡而語不必盡彼與我知之而後人有不及知者此古人之所工也其在後人不然其人其地其事與夫官秩姓氏皆引古事相符合以爲典切而已情不必紓人情不必諭語已盡而讀之不了了了一了而遂索然無餘蓋古人以情爲詩後人以詩爲情古人虛而實後人實而虛虛調易模實境難工出乎虛者有極而入乎實者難窮蓋天下千變萬化惟

情而已今人以意爲雲霧鬼神肖不肖無可據也然不過數十百端卽彼與此相類矣善畫者圖天下人妍媸美惡肖不肖立見苟得其真則萬億人無一相類者此虛實之別也京兆謝公因魏長公識余以詩命予序之余受而卒業法而雅詳而典肌豐而骨強色正而語和詠物則妍麗於徐庾述事則沉酣於子美事無牽會語無湊泊因實境所至而因以命之意者合於古人之所謂情而余所稱寫真者耶視世虛語構會妄擬古則與夫守其餽語日日渭城者相去懸矣李大理作圍棋歌以李廣自居而以程不識譬

公意若以奕爲諭者余謂程何足以盡公指麾易置氣色精明多多而益辦耳其上在淮陰臨淮之間而下亦不失爲程將軍其得者立可以勝而不得者亦可以不敗總之合於古人實境無疑也故爲序而傳之中丞旣受節鉞而所刻皆京兆以前詩故稱京兆集云

金輿山房稿序

今之名文章家殫精敝神坐馳萬景上模百代皆託之乎不朽蓋臧文仲稱不朽者三言乃其最下而劉勰論文有三曰政化曰事蹟曰修身而撰造不與焉



今所爲文者不能加於古之撰造而古人於撰造以爲文章之餘耳文章比古立言爲餘言比功德又爲餘然則今之所謂馳萬景而模百代者乃古人之所餘三累之下者也吾師殷文通公沒七年而邵中丞始刻行其集集中若疏若頌若講義及詩若文共十四卷其大者啓沃宸聰損益典禮高文大冊焜燿金匱石室之上而細者銓序景物品隲今古登高而賦餞別而慨體齊魯之雅馴兼燕趙之悲壯采吳越之婉麗以爭勝於歷下婁水之間要以蓄極而發積厚而流無意於爲文而文生焉不佞旣受而卒業則

伏而歎曰媿之所稱在茲乎然是先生之餘耳先生當肅皇帝時推擇爲青宮師保及莊皇帝踐祚以舊學膺爰立之命所以斧藻聖學斟酌元氣宏摹鉅烈格於黼宸而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及先生拂衣去而天下爭以不究其用爲恨然先生雅意用世又能用而能不用語曰德之積以爲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夫惟爲用之天下又歛之於身而德乃餘先生其有合於立德之旨耶說者以爲先生用有所未究故鬱鬱勃勃洩爲文章若造物以千秋之名償其所不足者顧先生安所不足也先生自洩其所有

餘耳夫燮和論道其政立矣紀往詔來其蹟著矣束髮澡行迄於沒齒其身絜矣羽翼股肱以弼成隆慶之治功立而德懋矣其爲文取諸政化事蹟修身之餘其爲言取諸立功立德之餘今之殫精敝神馳萬象模百代者大都有意於爲文者也彼有意於文而終未必如 古人先生無意於文而其緒餘已陶鑄今人矣以此兩者提衡而較必有能辯之者先生家食時讀書金輿山其請老也卽是山著書焉故以名其集以附昔人藏副之意而不佞以門下士爲序之簡端如此

姚氏存杏篇

存杏篇者宣城姚公作也姚公早失怙母湯孺人矢志撫遺孤以至成立有古栢舟斷機之風公旣長奉母至孝母且老手植杏於庭謂公曰比實之成恐無及也相視而泣逾六年杏有實矣母健無恙公取以奉母蒸蒸有喜色於是里中人競稱母含辛茹荼卒成其子百年樹德穠蔭而食其報如此杏矣孺人卒公扁其堂曰存杏經樹下未嘗不泣實成必先以薦作存杏篇其詞曰有杏謝復花慈顏杳莫覩悲哉言乎雖銜索匪莪之慟豈有以異哉君子曰姚公之存

杏愈於子木之去芟子西嗜芟子木有羊饋無芟薦  
史氏以爲違而道夫薦芟與不薦芟於道未大得失  
也凡於道無大離合而有小得失者至情之所不暇  
校也屈氏者違而未必合姚公不違而於道又不離  
也以此兩者言孝相去遠矣海內士大夫高其行悲  
其志輒有篇詠積久成編其子貳守君將梓而傳之  
是詩以存杏也是編以存存杏篇也姚氏之孝亦克  
永世哉

益都張惺宇使君善政錄序

沛縣張公以癸未之冬來尹吾邑至則問疾苦平政

令出冤獄振困乏量田土均徭役省供億戢奸慝表  
貞烈興教化吏奉其法事循其紀戶口蕃息盜賊衰  
止行之五年民以大和主爵課其政爲天下第一乃  
徵入爲給事中於是士大夫及邑父老率子弟會城  
北官道上民遮道留曰漢循良吏如河內廣陵皆聽  
百姓留我敝邑獨爲匪民而奪我賢君安得上書借  
賢君一年士大夫曰賢君以吉徵不宜畱且留無故  
事賢君在耳目之班得盡言天下事卽福在天下吾  
邑亦必與焉百姓度不可柰何始聽公去百里外寒  
衣裹糧而送者不絕於途旣去而民思之甚于爲令

時則相與條次其政令便百姓者凡十六事請于都御史御史籍之以告後來比于功令都御史御史皆報可於是列欵以付梓人而屬不佞序之後卽欲問公之政石具在余不論論公所由行政者公天性寬大平恕明習吏事官府及民間銖兩之弊必晰規畫務爲久遠而精力能推行之行之皆有條理次第平亭調劑期於當百姓心而止其大者無如顧役當始議時士民爭言法不便行之逾年爭言法便大抵役在民費十九役在官費十一然亦惟在張公費十一耳今吾邑稱顧役便而他邑稱不便如故以是知法

之善以張公不以法也蓋宋時賦役法屢議而屢變彼以便行此以不便革持議論不平推行無次第總之實未考其成而輕易置如列兩釜而炊有人曰彼易熟則挹而注之有人曰此易熟又挹而注之已而復移之彼復移之此火不止而炊終不熟者變易輕不專一也今夫石不燬於水而燬於火然始出火卽沃之以水其燬彌速以是知持議論不平推行無次第不但害民之法害民卽利民者亦或爲害端不可不察也今有藥於此一人餌之而效卽不能以此一人之效格天下病者然此一人旣已效則且

更方易醫而愈則吾邑之顧役是已世之議法守法者慎之哉

